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4 曾 4

7 5 2

5



增4
752
5

周易外傳卷五

擊辭上傳第一章草句依朱

夫易天人之用合也天成乎地地成乎人不相易者也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之所以不相離者也易之則元體離之則无用此以為體體此以為用所以然者徹乎天地與人惟此而已矣故易顯其用焉夫天下之大用二知能是也而成乎體則德業相因而一知者天事也地事也知能者人事也今天天之知所自開而天不可以知名也今天地能之所已著而不見其所以能也清虛者无思一大者无慮自有其理非知他者也而恐得以知名之塊然者已實而不可變委然者已靜而不可興出於地上者功歸於天无從而見其能為也雖然此則天成乎地地成乎地人既離之以有其生而成乎人則不相為用者矣此之謂不易也乃天則有其德地則有其業是之謂乾坤知能者乾坤之所效也夫知之所廢者多矣而莫大乎真忘之忘忘之中有間也萬變之理相類續而後成乎其章於其始統其終於其終如其始非天下之至健者其孰能相類以通理而不忘故以知者惟其健健者知少實也能之所窮不窮於其不專而莫窮乎室中而執一執一而窒其中一事變而不能成而莫究其蹟至善之極隨事隨物而分其用虛其中析其理理之所至而感至之非天下之至順者其孰能盡善盡美而不執乎一故以知能者惟其順順者能之實也夫太極○之生元氣性陽者元氣直而展之極乎數之極而為九九者數之極十則仍歸于坤之二而一盈其中為三統九三而一貫之其象奇○始不相類條貫相續直而為一均而置致矣而三位純焉因而重之六位純焉斯以為天下之至健也元氣以斂而成形形則有所不逮矣地體小均而置三分九而虛其一為六三分三而虛其一而為二其象偶□天之所至效法必至甯中不足而外必及中不足者以受天之化也虛其中以受益勉其所至以盡功是可是物理而因之而三位純焉因而重之六位純焉斯以為天下之至順者也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无思无慮而思慮之所至徹塊块委然而不逆以資物之生則不可以名知而因為知不見其能而能者矣而夫人者合知能而兼之一心也故曰天人之合用人合天地之用也夫互彌初終而持之一貫亦至難矣虛中忘我以隨順乎萬變勉其所至而行乎无彊亦至矣矣則累以言乎易簡也曰惟其純

船山遺書



周易外傳卷五

也乾者純乎奇矣坤者純乎偶矣當其為乾信之為而用之恆不驚焉物之變而隨之以生識則應乎至難而居天下之至易當其為坤已不尸功而物自著其則受物之取而咸仍其故則應乎至繁而行天下之至簡乾則以位乎天者此以達乎人者此以施乎地者此以三坤則以應乎天者此以運乎地者此因而重之固不皆然此之謂純夫天秉乾德自然之純以健知矣地含坤理自然其純以順人矣故時有所敵有所濟時互用而相為運時分用而各有成震巽坎離艮兌之大用而在六子之合也蓋者天地初不嘗有損離者自離不害其純則終古而先不易矣先不簡也皆自然也若凶其所不諱也聖人所憂患者人而已矣故顯用於大易使知欲得夫天下之理者合天地之用必其分體天地之撰而不雜者也夫知用奇也則難而易用偶也則易而難能用偶也則繁而簡用奇也則簡而繁然則天下之辨此者鮮矣知者亦當忘也甫其有知即思能之起而有作而知固未全也因事變而隨之以遷幸而有功焉則將據其能以為知而知遂爽其始故知至健者也而成乎弱弱而不能勝天下則難矣能固未欲執一也方務能之而恃所能以為知成乎意見以武斷乎天下乃其能亦已僅矣物具兩端而我參之以為三非倚於一偏而不至也則並運其兩但用其獨故能至順者也而成乎逆逆而不欲與物相親則繁者何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不能分秩乎乾坤則知能固以相清健順固以相固矣夫入亦有其動焉亦有其入焉亦有其幽明之察焉亦有其止焉亦有其說焉然而惟能以健歸知以順歸能知不雜能保不雜知者為善用其心之機善用其性之力以全體而摩盪之乃能成乎德業而得天下之理藉其不然天之明固在也地之方固在也莫知所秩乘志氣之發而遂用之故德二三非其德業將成而或敗之矣是以周易並建乾坤以為自而顯其相錯之妙天事因乎天地事因乎地因乎天而坤乃有所成因乎地而乾乃有所成故易者聖人之以治天下之繁難而善其德業者也雖然亡他焉全體之而得矣全體之則可以台可以分誠積而必感自厚之以其幾道備而可給自益之以其時乾坤定則貴賤位剛柔斷聚其以類分以其羣聚不肖形不肖皆定之者不雜也是故可鼓可潤可寒可暑可男可女訢合而不亂賢人以之為勸為威為行為藏為內治為外圖成震巽坎離艮兌之大用故曰易天人之合用也蓋純備之分秩之謂也

鼓之以雷霆震也潤之以風雨巽也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坎離也離秉陽以函陰為日坎秉陰以承陽為月日行乎陽中為晝月行乎陰中為夜日運行乎離南赤道月運行乎坎北赤道月運行乎離南則暑也乾道成男艮也坤道成女兌也乾坤然氣之生為草木禽獸其大成者為人天地慎重以思人人之形開神發亦遲久而始成乾坤之德至三索而乃成也於此而見陰陽致一之專於此而見陰陽互交之化然皆其迹而已矣蓋學易者於此而見陰陽皆備之全焉雷震風雨相偕以并作則震巽合矣日月寒暑相資而流行則坎離合矣男女相偶以正位而行其生則艮兌合矣震之一陽自巽遷者也巽之一陰自震遷者也坎艮之陽自離兌遷也離兌之陰自坎艮遷也連以相摩則相盪而為六子未摩而不連則固為乾坤故震巽一乾坤也坎離一乾坤也艮兌一乾坤也惟其死往而非純乾純坤成卦而三位各足以全乎乾之三陽坤之三陰而六位備因而重之而六位各足以全乎乾之六陽坤之六陰而十二位備周易之全體六陽六陰而已矣其為剛柔之相摩盪為八卦者先往而不得夫乾坤二純之數也其為八卦之相摩盪者六十四卦者錯之綜之而十二位之陰陽亦先不備也先不備先不純矣故非天下之至純者不能行乎天下之至雜不足以純而欲試以雜則不賢人之知能而已矣故曰所惡於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霸者之術亦王者之所知而王道規其全則時出為事功而先損於善者之業其端之悟亦君子之所能而君子體其全則或窮乎孤至而先傷於君子之德故天下先有餘也不足而已矣先過也不及而已矣撰之全斯體之純斯用之可雜幾不能不摩時不能不盪以不摩不盪者為之宗以可摩可盪者因乎勢以摩之盪之者蓋其變故可鼓也可潤也可寒也可暑也而未鼓未潤未連未成乾坤自若也方鼓方潤方連方成乾坤自若也統六子而為乾坤六子之性情成具而但係其身與六子而並為八卦父母之功能固者而不倚於子故致一者其機也互交者其情也皆備者其誠也誠者亡他皆備而已爾嗚呼使君子而為小人之為則久矣其利矣使聖人而為異端之都則久矣其述矣使王者而為桓文之功則久矣其成矣小人之利君子亦謀之以育小人異端之教聖人亦察之以辨異端桓文之功王者亦錄之以命牧伯而特更有大焉徹乎萬彙之情才而以昭其德更有久焉周乎古今之事理而以竟其美剛乎健而非介然之怒生於墮歸之餘勇柔極乎順而非偶用

之委蛇與不獲已之屈從天下之德固然賢人之相肖以成位乎中者其能歟乎哉未至於此者學之博行之篤那能弗措以致曲於全局庶幾焉老氏僅有其一端之知而曰曲則全其方者矣雷風不相薄水火相射男女不相配自有天地以來未有能為爾者也執一廢百毀乾坤之盛而驕為之語曰先天地生夫孰敢

大哉周易乎乾坤並健以為大始以為永成以統六子以函五十六卦之變道大而功高德盛而與眾故未有感於周易者也連山首艮以陽自上而徐降以下也歸藏首坤以陰具其體以為基而起陽之化也夏道高止以遏陰私而閉其情然其流也墨者託之過儉以損其生理商道撥亂以物方晦而明乃可施然其流也霸者託之攻昧侮亡以傷其大公嗚乎道盛而不可復加者其惟周易乎周道高純體天地之全以備於已純者至矣故詩曰嗚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王之所以配天也乾坤並建於上時先後權先主輔猶呼吸也猶雷霆也猶兩目視兩耳聽見聞同覺也故无有天而无地无有天地而无天而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其說訕矣无有道而无天地而曰一生三道生天地其說訕矣无有天而无地况可有地而无天而何首乎良坤无有道而无天地誰健坤良以開之先然則獨乾尚不足以始而必立建以立其大宗知能同功而成德業先知而後能先能而後知又何足以窺道關乎異端者於此爭先後焉而儒者效之亦未見其有得也夫能有迹知无迹故知可詭能不可詭異端者於此以知為首尊知而賤能則知廢知无迹能者知之迹也廢其能則知非其知而知亦廢於異端者欲並廢之故老氏曰善行无輟迹則能廢矣曰知見立知即无廢矣釋氏曰應无所住而生其心則能廢矣曰滌除元覽則知廢矣夫知其能廢則知乾坤毀矣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不見易者必其毀乾坤者也毀乾坤猶其毀父母也矣故乾坤並建以統六子以函五十六卦之太業惟周易其至矣乎抑邵子之圖易謂自伏羲來者亦有異焉太極立而漸分因漸變而成乾坤則疑夫乾坤之先有太極矣如實言之則太極者乾坤之合撰健則極健順則極順无不極而无專極者也无極則太極未有位矣未有位而孰者為乾坤之所資以生乎自其為說也有背馳而无合理夫乾坤之大用洵乎其必分為清濁之極知能之量也然方分而方合方合而方分背馳焉則不可得而合矣其為說也抑有漸生而无變化夫人事之漸而後成勢也非理也天理之足无其漸也理感而動也

變化不測而固有本矣異待於漸以為本末也如其漸則澤漸變為火山漸變為水矣其曰乾坤為大父母者不能不然之說也其曰復始小父母則其立說之本也夫宋鄭氏秦不然則父母而二之且不能解二本之邪說而彼豈其云然自復而在左生乎頤明夷在左生乎賁臨左生乎損泰左生乎大畜自姤而右右生乎大過訟右生乎困遯右生乎咸否右生乎萃而无妄无以生明夷升无以生訟則復始又不任為小父母乾右生共履右生兌同人右生革无妄右生隨坤左生剝謙左生艮師左生蒙升左生蠱而泰无以生履否无以生謙則乾坤又不任為大父母如其以泰生臨履生同人明夷生復否生遯謙生師論生姤為往來之交錯則始復為雲仍之委結以无妄生同人明夷生臨履生乾升生師論生遯謙生坤為中外之之繞則乾坤為葉葉之苗裔凡此者既不能以自通抑不足以自固而但曲致其巧心相為組織遂有此相因而成乎漸者以為之序相背而分其體者以為之位而其說遂以立夫乾盡乎中何以為乾坤盡乎中何以為坤子中无乾何以為子午中何以為坤子中无乾何以為開於子地闢於丑之說相叛而率之何以為道修之何以為教則亦談天之豔技而已夫天吾不知其何所以終也地吾不知其何所以始也天地始者其今日乎天地終者其今日乎觀之法象有乾坤焉則其始矣察之物理有既濟未濟焉則其終矣故天可以生六子而不能生地天地可以成六子而不能成天地天地且不相待以文生而况姤復乎乃且謂剝之生坤共之生乾則其說適足以嬉焉爾矣考邵子之說期於導引之黃冠而傳於離蟲之文士也固宜其熾亂陰陽拘牽迹象之瑣瑣也而以為伏羲之始制贖萬年而何以忽出此又不待智者而知其不然矣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夫子之學易學此者也非仲尼之徒者惟其言而莫之違而執與聽之

第二章

陰陽與道為體道建陰陽以居相融相結而眾生相參相耦而數立融結者稱其質而無為參耦者有具為而不亂象有融結故以天下之生數有參耦故以成天下之務眾者生而日陰陽生人之撰也數者既生而有陰陽治人之化也陰陽生人而能任人之生陰陽治人而不能代人以治既生以後人以所受之情性為其性情道既與之不能復代治之象日生而為載道之器數成務而因行道之時器有小大時有往來載者有量行者有程亦恆齟齬

而不相值春霖之灌注池沼溢而不為之止也秋潦之消落江河涸而不為之增也若是者天將无以祐人而成之務矣聖人與人為徒與天通理與人為徒仁不遺遐與天通理知不昧初將延天以祐人于既生之餘而易由此其興焉夫時固不可徵也器固不可擴也微時而時遽擴器而器敗則抑何以祐之器有小大斟酌之以為載時有往來消息之以為受載者行不載者無受者趨不受者避前使知之安遇而知其無妄也中使憂之盡道而抵於無憂也然使善之疑道而消其不則也此聖人之延天以祐人也雖然亦待其人矣器不足以承祐聖人之於人猶天也不能保諸既佑之餘然則能承聖人之祐者其惟君子也且夫與鬼神以前民用者龜筮之事是不一類而恒不能一因於道象而不數數而不象有遺焉者器與時既不相值而又使之判然無以相濟也若夫象有其生數乘其務吉凶之外有悔吝焉書夜之中有進退焉則於以承祐其易矣然而舍君子則固不勝者愚不肖不與其深賢智恒反其序也故君子之器鮮矣何也易之有象也亦有辭也因象而立者也有爻也有占也因數而生者也象象者氣之始居乎未有務之先數者時之會居乎方有務之際其未有務則居也其方有務則動也居因其常象至常者也動因乎變數至變者也君子常其所常變其所變則位安矣常以制變變以貞常則功起矣象至常先窮數極變而有定先窮故變可治有定故常可貞先窮者何也陰陽形器之盛放乎天地而察乎臣妾罔象不勝繁也始乎風雷而極乎剛剛號笑不勝遷也有定者何也非其七九則其六八也非其七八則其九六也君子先窮其先窮而有定其有定所觀者設卦之全象所玩者因乎變動之一爻居不以苟安為主纖介毫毛之得失皆信其必至動不以非常為怪倉卒倒逆之禍福一聽其自然信其必至動度務之智深聽其自然故致止之仁壹智深而必先少見多怪之驚仁言而必先周旋卻顧之私則可安危而志不可惑也可生可死而氣不可奪也是以能於易而承天之祐也其非君子也則恒足反其序及其序者執象以常其常而昧其先窮乘數以變其變而替其有定是故耳窮於隅垣笙簧奏而不聞心窮於詰日晴雨變而無備偷窳於今日之暇局促於咫尺之安專之以為利保之以為歡而天下則固然其將變矣此亦一端矣彼亦一端矣則又迎之而笑距之而啼因杞而疑鬼因牛羊而夢王公吉不勝喜甚至而吉盡凶不勝懼凶去而懼未忘仆亂張皇以福而逃禍者卒不知禍福之已移於前也而况能先禍福

以擇名義之正也哉矇瞽塞自於黼黻稚子掩耳於雷霆象非其象而數非其數乃以怨天之不祐也天且之莫如何而况於聖人乎嗚呼聖人之承天以祐民者至矣詩書禮樂之教博矣以治其常龜筮之設窮數以測其變合其象數負其常變而易以興焉智之深仁之壹代陰陽以率人於治至矣段以尚矣而非君子之器則失序而不能承天之待聖人聖人之待君子望之深析之夙而學易之君子將何以報聖人邪

第三章

得數之體多者大少者為小陰陽動靜乎太極陽倡而陰和倡者得而廉和者徐收而會故得陽一而陰二則陰多也陽數一三五七九積二十五陰數二七六八十積三十是陰猶多也大衍數五十五去中五以用五十陽未用而早掛其五是陰又多也三百八十四位之象陰陽各半陰抑不處其少也然陰卒以少為小豈其才之不給蓋精之不逮矣夫數將以用之也有數而不用均於無數用而苟恤其私均於不用故能用者少而有餘不用者多而不足紂之億萬不真於周之十人也唐高之一旅非富於子孫之天下也陰陽均受數於太極逮其既用陽之標四凡七凡九而餘者或十三或二十一陰之標四凡六凡八而餘者或十七或二十五陰之所餘恆多於陽之一標不以標而以餘陰非不足而各於用於是陰遂成乎小焉太崇已以替天下則單且見色利天下而節於己則膏澤不屯人莫窺其所藏而窺其所建於是乎陽任大而無慙陰欲辭小而不得何也廉於取者其施必輕貪於求者其與必吝受數少則富不足以自矜而與物若借受數多則情常恬於取贏而保己恆深鹿臺鉅橋之發封禪之世不能也而必見之開創之日酒漿乾餼之饗蔽蔽之士亡有也而多得之千金之子薰風之吹不能如朔風之久及其怒號披拂榮自昌之生也晝夜而有九春之勢惟其用之大也夫儉其身以利天下者宜天下多以利報之則大易而小險情相稱也然而數則有不然者莫大於龍而亢或有悔莫小於魚而貴或承寵且不但此也陽一索而震動物者先自懼也再索而坎固物者先自勞也三索而艮止物者先自戢也則皆險一也陰索而巽入物者已自逐也再索而離麗物者已自明也三索而兌說物者已自和也則皆易也是故卦小而易卦大而險天下替而已崇天下利而已損物之不齊亦莫能得其施報之平矣然而易之有辭恆消息其險易以劑之平稱陽而險之或以阻其樂施之

氣稱陰而易之或以避其畜厚之私是故因其所之以指吉凶而存介以憂存悔以无咎則獎陽而沮陰權行乎其間焉大壯之尚往夬之中行泰然足以大施於物然且勸之以必進太過之愆頂節之貞凶然不保其小於已然且慰之以非罪終不戒陽者而憂陰以涼也且夫險者平之基易者危之府憂於其介悔於其震陰陽之險易亦豈有恒哉若夫異端之竊易也亦知貴陽而賤陰也而恒矯陰陽之性情以為小大保陽於已數盈而不勤於用外陰於物數歉而棄之以游其精者以為貴生曰不疑滯於物而與物推移其粗者以為養生曰進陽火而退陰符與物推移其粗者以為養生曰進陽火有受其者矣患險而棄易以自得其易易在已則險在兩間始於貴陽而究與陰同功是逆數以關陰陽之勝矣嗚呼陽之大也惟其用之天下而大也其險也則憂悔之所由以致功也已不足以死者物不足以生不斯生以死天下是為大人而已矣

第四章

引陰陽之靈爽以前民用者莫不以象數為其大司夫象數者天理也與道為體道之成而可見者也道非无定則以為物依非有成心以為期於物于物有則象數非因其通然後物无心象數亦非有其必然矣通者尊鬼必然而者任運則知有吉凶而人不能與謀於得失神祠之廷下也何承天之慕卜也火珠林之錢卜也皆聽其通然而非有則也尊鬼之靈以治人而无需於人謀或為說之曰齊戒之神明之通也夫自以其誠為神明則焉不斷之心而又推之於不可知也乎以誠逆神誠者人之心神者天地之道有往來焉而宣神之无道以但聽於心邪此其說猥陋而不足以眩知者則又有進焉者或憑宿舍或憑日月或憑候氣皆取其必然而非无心也取其必然則固以所憑者為體故禽士奇門太之類其說充塞而皆依做麻法之一端以為體體循於化迹而不知其所由變因其已成而非有神以司其動則亦任運而无需於鬼謀即使先知之以為趨避則亦登禍福而廢善惡乘機以爭陰陽之勝也乃彼自成乎技而未敢稱易以與聖人爭鳴則又有託於易以鳴者納甲以月為體卦氣以辰為體濫而及於五行之生克占日之孤虛縮天地之大德而觀之於一隙既已亂矣然亂之於數而未敢亂其理也又有進焉京房之律也魏伯陽之契也馮惟之元也關明之包也司馬公之虛也蔡氏之疇也則要理以為體矣因要理以置之於其

方矣夫律者上生下生誠肖乎七八九六之往來而黃鍾之數十一則天五地六之一數也數全而僅用其二以之健方以之立體是拘守其一而欲蔽其全矣故易可以該律律不可以盡易猶易可以行蓋周易之象猶易可以行麻歷不可以限易蓋麻者象數已然之迹而非陰陽往來之神也故一行智而京房迷矣伯陽之以十二時火符進退為復始以子寅為中蒙執而不可易故爻變錯綜之捷往來不能與知而畫陰陽之墟使相敵戰因積自始以往來必退之符則將使天地之氣斷而不續有不知之觀時而无大仁之安土也卦言乎象爻言乎變故四十九十六從人事之類以取決於陰陽元包潛虛錄卦而廢爻方有涯體有定則將使人事之理有靜而无動守不流之仁而亮旁行之知也疇演雜書而七十二位之不能摩蓋於風雷水火之變是冬无燠日而夏无陰雨也堯舜不異治而政教不合施也健一極以准禍福則无知命之變遷而亦无救土之警備也乃其无倍者則真劇於无焉其所仰觀四分麻粗率之天文也其所俯察玉莽所置方州部家之地理也進退以為鬼神而不知神短而鬼長寒暑以為生死而不知冬生而夏殺方有定而定神於其方體有限而限易以其體則亦主莽學周公之故智新美雄而雄美新固其宜矣要而言之數者皆索神於方而疑數於體其於易也猶燭火之於日月何也神无方而易无體易與合神而非因物以測神神司變而物蔽物易彌綸天地而彼襲天地之緒餘則得失之相去豈特尋丈哉夫數之有七八九六也乾坤之有奇偶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之各有當也四營之積一三二二十有八變之乘三六以備陰陽也三百六十萬一千五百二十之有各當也六變而七九化而八之以往來為晝夜也象數昭垂鬼不得私而任謀於人而有則則非適然之元端聽謀於鬼而无心則非必然之有盼是故推之律而在推之麻而在推之符火而在推之候氣而在凡彼所推者皆待生於神待者一隅所待者大矣大全而固未可以方方矣若夫五十六卦之綜也捷往捷來而不期以早暮乾坤坎離太過顯中乎小過之錯也捷反捷復而不期以漸次始受而屯不以復泰一終而未濟不以剝否一奇一偶而六六而四十八而三百八十四而三百八十四而四百九十六而四百九十六而出入於三百八十四之中推之律而无定推之麻而无定推之符火而无定推之候氣而无定凡彼所推者皆因生得

體因生者非可因者無不可因無不可因則固未可以體體矣是何也方者方而非眾方體者體而非眾體東西緯而不可伸以為經南北經而不可展以為緯耳目法天以虛使舉實而無力手足法地以實使營虛而無權故將以知取方而不知不能守以仁守方而仁不能取以知用體而不知不能舉以仁舉體而仁不能方體有限而仁知偏訕也若夫道之於陰陽也則心之於人也方者其所守也體者其所使也俄而立於此則此為東南此為西北俄而移於彼則彼為西東彼為南北方其使耳目以視聽而手足不實為枵枵方其使手足以持行而耳目不以虛相浮盪方惟其所以守而皆非亂也體惟其所使而皆不廢也一彼一此則可知取一彼一此而不亂則仁可守使之必任則仁可舉使在此而彼不廢則知可用是以仁並用於心而人鬼交謀於道蓋无方者无方之不仁无體者无體而不充惟其有則惟其无心而已矣待謀於仁者其有則聽謀於鬼者其无心易之所以合神而與天地準也由是而守其則則可以安土敦仁而能愛信其无心則可以樂天知命而不憂而彌綸天地之道建之矣夫有則者因器而无定則无心者萬物皆見其心則是情悅者不足以遇之希夷者无不足以君之也豈彼一技一理足以與其大哉然而樂廣之言猶曰易以无為體是益虛而限於滯矣有所謂體者既因易於體之中有所謂无者又立无於易之外无不給有天下无需於易而易廢體非其用聖人用易而與易相違乎夫不見七八九六之成於无心以分二而无心所分之二受則於七八九六而不過乎也是故託元老以易易覆使易有體而滯焉善易者合天地以皆備窮幽明物理以見心其得輒立一體以擬之哉

第五章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故有微言以明道微言絕而大道隱託之者將亂之亂之者將判之而大道終於天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或曰搏聚而合之一也或曰分析而各一之也嗚乎此微言所以絕也以為分析而各一之者謂陰陽不可稍有時時勝陰歸於陰陽歸於陽而道在其中則於陰於陽而皆非道而道且游於其虛於是而老氏之說起矣觀陰之微觀陽之妙則陰陽互解而道有餘地矣以為搏聚而合之一者謂陰陽皆偶合者也同即異總即別成即毀而道自具外則以陰以陽而皆非道而道統為攝於是而釋氏之說起矣陰還於陰陽還於陽則陰陽退

處而道為大圓矣於是或忌陰陽而巧避之或賊陰陽而欲轉之而陰陽之外有道陰陽也道也而相與為三而一其二三其說充塞而且其說荒謬曰儒者言道陰陽而已矣是可是道之道而非常道也是混合之塵而非真如也亂之者叛之學士不能體其微言啟戶而召之攻亦列矣哉嘗讀之曰道者物所聚著而共由者也物之所著惟其有可見之者也物之所由惟其有可循之恒也既盈兩間而无不可見盈兩間而无不可循故盈兩間皆道也可見者其象地以授之虛而使游誰復為大圓者以固之而轉之乎其陰无間不可以游其外无涯不可以固雖然此陰陽者惡乎其著而由之以皆備而各得邪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之之云者蓋以言夫主持而分劑之也陰陰之生一太極之動靜也動者靈以生明以天下晰而不塞靜者保而處重以凝天下而不浮則其為實既可為道之體矣動者乘變以為常銳而處先故從一得九靜者安居以待化闢以任受故從二得十則其數既可備道之用矣天下能治其所可堪不能強其所不受固矣是以道得一之一之而為之分劑也乃其必有為之分劑者陽躁以廉往有餘而來不足陰重以蓄來恒疾而往恒遲則任數之固然而各有過陽易遷而莫之使居陰喜之而運之使化遷於其地而抑弗能良故道也者有時而任其性有時而弼其情有時而盡其才有時而節其氣有宜陽則宜陽有所宜陰則進陰故建一純陽者於此建一純陰於此建一陰老而陽穉者於此建一陽老而陰穉者於此建一陰陽相均者於此建一陰陽相差者於此建一陰陽相倍者於此建一陰少而化陽者於此建一少而主陰者於此建一相雜以統同者於此建一相聚以析異者於此全有所任而剛柔之過也全有所廢而非剛柔之害也兩相為酌而非无主以渾其和也如是則皆有分劑之者予得母多而得父少不數其多子則繼父以立統德逸於知勞於能不數其遠德要於能以成其章故數有多少而恒均位有元疑而恒定極乎離亂而百九十二之數不損耳目弱疆以載大而手足短長以利遠而短以利近手足疆而耳長而弱以入微孰為為之而莫不為則道相陰陽孰令聽之而莫不聽則陽陰亦固有天道矣動因道以動靜因道以靜任其性而有功弼其情而非不樂也盡其材而不倦節其氣而不荒也人之生也固然沂而上之有天有地以有山澤水火雷風亦莫有不然者哉惟然非有自外面之以合其

也雖之非有自虛游之以離其合也其一之一之者即與為體也挾與流行而持以不過者也無與主持而何以情
異數畸之陰陽和以不爭而隨器皆備乎和以不爭則善也其有物之生者此也非有先後而續其介以為繼矣隨器
皆備則性也非待思為而立其則以為成矣是故於陰而道在於陽而道在於陰陽之乘時而道在於陰陽之定位
而道在天方命人和而無差以為善而道在人己承天隨器不虧而道在持之者固元在而不主之也一之一之而
與其焉即行其中而即為之主道不行而陰陽廢陰陽不具而道亦亡言道者亦要於是而已是故有象可見而眾
皆可著也有數可循而無不共由也未有之先此以生已有之後此以成往古來今則今日也不聞不見則視聽也
幹運變化而不窮充足清甯而不亂道之蘊盡此而已如曰博聚而合之也分析而置之也以是謂之曰一道惡乎
而不隨易惡乎而不廢哉

人物有性天地非有性陰陽之相繼也善其未相繼也不可謂之善故存之而後性存焉既而之後善者焉言道者
統而同之不以其序故知道者鮮矣性存而後仁義禮知之實章焉以仁義禮知而言天下可也成乎其為體斯成
乎其為靈靈聚於體之中而體皆含靈若夫天則未有體矣相繼者善善而後習知其善以善而言道不可也道之
用不僭不吝以不偏而相調故其用之所生無僭無吝以無偏而調之有適然之妙妙相行而不窮相安而各得於
事善也於物善也若夫道則多陰陽無所不可矣故成之者人也繼之者天人之際也天則道而已矣道大而善
小善大而性小道生善善性道無時不有無動無靜之不然無可無否之不受善則天人之相續之際有其時
矣善其體而非能用之抑其用而無與為體萬彙各有其善不相為知而亦不相為一性則敏於一物之中有
其量矣有其時非浩然無極之時有其量非融然流動之量故曰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也小者專而到精大者
博而不親然則以善說道以性說善故彼乎其欲大之而不知其未得其精也恢恢乎大之則曰人之性猶牛之性
牛之性猶天之性亦可矣當其繼善之時有相續者也而不可概之已成乎人之性也則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
我共命亦可矣當其為道之時同也共也而不可概之相繼以相授而善焉者也惟其有道是以既之而得善焉道
者善之所從出也惟其有善是以成之為性焉善者性之所資也方其為善而後道有善矣方其為性而後善凝於

性矣故孟子之言性善推本而言其所資也猶子孫因祖父而得姓則可則可以性繫之而善不於性而始有猶子孫
之不可但以姓稱而必繫之而名也然則先言性而繫之以善則性有善而疑不備有善不如先言善而紀之以性
則善為性而信善外之无性也觀於繫傳而天人之次序乃審矣其善繼之為功於天乎天以此顯其成能以
此紹其生理者也性則因乎成矣成則因乎繼矣不成未有性不繼不能成天人相紹之際存乎夫者莫妙於既
則人以達天之幾存乎人者亦孰有要於既乎夫繁然有生粹然而生人秩焉紀焉精焉至焉而成乎人之利惟其
繼而已矣道之不息於既生之後生之不絕於大道之中絲密相因始終相洽節宣相允无他知其既而已矣以陽
繼陽而剛不餒以陰繼陰而柔不靡以陰繼陽而剛不暴以陽繼陰而柔不孤滋之无窮之謂恒无之不歉之謂誠
持之不忘之謂信敦之不薄之謂仁承之不昧之謂明凡此者所以善也則君子之所以為功於性者亦此而已矣
繼之則善矣不繼則不善矣天无所不繼故善不窮人有不繼則惡興焉利者僥得僥失者也欲者偶觸偶興者
也仁者存存者也義者并并者也利不乘乎僥得安身利用不損乎義惟其可自也欲不動於偶觸飲食男女不違
乎仁惟其有常也乍見之怵惕延之不息則羣族託命矣介然之可守持之不遷則萬變不驚矣學成於聚新故相
資而新其故思得於未微顯相次而顯察於微其不然者禽獸母子之恩嗚嗚屢屢稍長而無以相識夷狄君臣之
分炎災赫赫移時而旋以相戕則惟其念與念之不相繼也事與事之不相繼也爾矣從意欲之興繼其所繼則不
可以期月守反大始之原既其所自繼則終不以終食忘何也天命之性有終始而自繼以善无絕續也川流之不
置不憂其逝也有繼之者爾日月之相錯不憂其悖也有繼之者爾知其惟者知善知其繼者知天斯古人之微言
而待於善學者與故專言性則三品性惡之說與近言善則天人合一之理得概言道則无善无惡之妄又壞矣大
者其道乎妙者其善乎善者其忌乎壹者其性乎性者其成乎性可存也成可守也善可用也繼可學也道可合也
不可據也至於繼而作聖之功蔑以加矣

第六章
擬易以所配其義精矣非密審其理者未易晰也故天陽而地陰天地亦陰陽也春夏陽而秋冬陰四時亦陰陽也
王伯山聖也命 周易外傳卷五

而僅配陰陽於日月者謂夫陰陽之例成而不易者也天道有陰地直有剛以言天地不可矣四時密相禪而生殺各有其時以言四時不可矣故日月而後其配確也日行出則晝而為夜月明生於夜而於晝相與含吐而各保其時相與匹合而各負其德各保其時則廣有吟而大有准各負其時則有通理而無變化斯以為陰陽之例成而不易者爾若夫廣大者陰陽之用也變通者陰陽之制也其為用也日月風雷山澤賤而存焉非日月所能盡也合一歲以成功儲其元窮以應氣機固非四時之有待也非天地其孰有此不匱之神邪其為制也四時均此以一月月而無分陰分陽之象統乎一天地而流行於廣大之中當其移易也微動而無垠當其有效也專致而不備故冬之變春老陰之上生一而七也夏之變秋老陽之下化一而八也春之通夏少陽之上生二而進九也秋之通冬少陰之下化二而退六也任生者奇任成者偶六而七九而八各用奇而生七而九而六各用偶而生成者外生而數未盡則損益各二以盡之數已終而力竭功必以漸而不可驟則損益各一以漸易之酌其虛盈變必通窮必變配其多少為度於數故曰陰陽之制也七曜之或進或退通也而麻以推十二宮之上生下生變也而律以調律麻本於易之變通而於陰陽之制而為質廣大之體而各用者則未之有準也故易可以推律麻律麻不可以盡易无所準於天地則德行廢无所準於日月則成質虧久矣卦氣之說礙於一隅矣是故備乎兩間者莫大乎陰陽故能載道而為之體以用則無疆以質則不易以制有則而善則遷天之運也地之游也日月之行也寒暑氣候之節也莫不各因其情以為量出入相互往來相遇无一定之度數雖然各致而推蓋以合符焉故聖人之於易也各因其材以配之形象各得生成各遂變化各致而要不相為凌背則吉凶著而化育成矣若守其一隅準諸一切則天理不相揜而人事相違又焉足以經緯乎兩間哉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廣大之謂也乃為月令之說者曰春夏陽秋冬陰王者繼天下為之子春夏用賞秋冬用刑是春夏廢陰而秋冬廢陽也賞以法陽刑以法陰一如日月之懸象刑一成而易昭垂於庶民使其以晝夜之行為吉凶則刑賞之法日月是已變刑而先賞變賞而先罰通賞以五典通刑以三刺則變通以情理猶冬无凍陰夏无酷暑也賞以勸善而惡者知形以懲惡而善者安非刑充陽而賞充陰則上下進退之生精備矣宜規規然畫四時以生殺乎如其畫於春夏畫刑於秋冬抑无以待人事之變而順天命天討之宜卒有肱肘之姦待之數月而戎生於莽大功既建而印利未與倘其不逮期而溢先晨露將大含憾於泉壤哉故曰賞不踰時罰不踰踵无所待以昭大信也然則月令之書戰國先秦道喪而託於技蓋非聖之書而呂不韋劉安以附會其說邪戴氏雜之於禮後儒登之於經道愈烈矣變復之術王充晒之亦知言者夫

第七章

天地无心以成化故其於陰陽也泰然盡用之而无所擇晶耀者極崇而不憂其浮也凝結者極卑而不憂其滯也聖人裁成天地而相其化則必有所擇矣故其於天地稱其量以取其精况以降之陰陽乎聖人賴天地以大地地賴聖人以貞擇而肖之合之而无間聖人所貞天地也是故於天得德於地得業尊天之崇不以居業順地之卑不以擇德借不然者違其量不測其精務過高之危行不與百姓相親安不足之涼修不與禽獸相別行過高而業不稱義之宜修不足而德不揜道之充為之說曰大德若不足或為之說曰究竟如虛空恒得陰陽之過而倒備之其邪說彼行之成有自來矣夫以崇法天以卑效地聖人以擇之既精者判然而真位然非其判然真位而遂足以貞天地也天終古而崇无所留以為滯地終古而卑无所隙以為浮其位是已不然真端浮其位以為知而一往一來一動一靜其界也迥別而不相襲其際也抑密通而不容間故天崇以其健者下行地卑而以其順者上承虛實相持翕闔相容則行乎中者是已行乎其中者道也義也道以相天而不矯義以勉地而不倍健順之德自有然者而道義行焉矣繼善以後人以其生因器以為成性非徒資品耀以為聰明疑結以為疆力也繼其健繼其順繼其行乎中者繼者乃善也行乎其中者則自然不過之分劑而可用為會通者也知因虛以入實其用下徹禮因器以載道其用上達下徹者要崇而納之於不浮上達者致卑而升之於不滯絕介以使之相見密絡以不使相離故知禮者乎行天地之中以合其判然者也惟然故聖人有門以上而導道於天有門以下而徒義於地天不以處之尊怒然舍人而養其高地不以位之實頽然舍人而保其廣於彼不舍者於此得存故存天存地而行乎其中者成性固存之矣矣以明其然也天虛而明無繫而理禮法繁理手足為容知效虛明耳目任用下徹者虛明之垂也上達

王船山經史論

周易外傳卷五

者繁理之積也虛明下徹故日星風雨足以析物之根而酌為校繁理上達故草木蟲鳥足以類化之精華而登其榮是故知无不察所知者不遺於毫毛禮无不備所體者不舍乎仁孝者無感於无形吉凶者居室之善否也且且修於在列昭明者上帝之降降也不然其端浮其量以為知崇而不來覺識無以作則祝史滯其文以為禮卑而不往歌哭無以發情知禮不相謀崇卑不相即為實之性去於異端哀樂之性去於祝史去者不存不存則離天亢上而地沈下匪特其中之離也抑無以安其位矣大哉聖人之用易也擇其精因其中合其妙分以劑之會以通之人存而天地存性存而位存析乎具有條也融乎具相得也斯則以為存存也元者之猶易曰存存者長生久視之樞也釋者之竊易曰存存者不生不滅之真也夫百聖人存之而如一聖人一聖人存之而正萬萬不肖要以設之位而自天地之生彼之固命以自私滅性以遠害者其得竊文句之似以文其非哉

第八章

大過之初陰小處下履乎无位其所承者大之積剛而過者也以初視大亢乎其相距矣以大視初眇乎其无微矣以其眇者視其亢者人之於天量之不固及也陽雖亢而終以初為棟陰雖眇而終成巽以入人之事夫理之可相及者也若此者其象也聖人因以制事天之典禮酌斟以立極則非擬議不為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非擬議之餘因象以制動亦定以知其慎哉是故聖人之事天也不欲其離之弗與相及則取諸理也不欲其合之驟與相及則取諸量也昔之為明德制之為郊禋不欲其簡以親大始也不欲其繁以嚴一本也則取諸慎也日至以月之上辛以日之晦以月之三月以滌之升歌以和之天尊以人事事之以登人而不離於天陶匏以將之三燭以獻之蘭栗以進之元酒以求之太表以臨之天適而神事事之以遠天而不契於人不敢執者量不忍離者理通理以敦始故方澤不敢亢於園丘稱理以一本故上帝不可齊於宗廟傳曰絕天地通錯諸地之謂也雖有几筵重席不敢登矣詩曰上帝臨女藉之用茅之謂也視諸地无壇則已加矣婦地以質藉茅以文要求諸質進求諸文求諸文而藉之茅馬雖然亦止於此而已矣不速此者則已簡過此者則已繁也且夫天之生也莫不資始於天逮其方生而予以生有恩勤之者而生氣固焉有君主之者而生理備焉則各有本而不致忘其遠及而驟親於天

然而有昧始者忘天則亦有二本者上天矣忘天者禽也○○○焉鳥之思知有親而不知有天○○○知有天而不恤其親君子之異於禽也豈徒以禮祀報始哉巡守則類焉民籍則獻焉欽承以通之昭臨女之母貳也故曰乾稱父坤稱母○○○則用重而物則帶也天子之外未有干焉等人而專於天子而抑又用之以薄也非能移然驟躋於帝之左右矣○○○天所置單于贖天不疑既已妄矣而又有進焉者又近世洋夷利瑪竇之稱天主敢於親鬼倍親而不恤也雖以技巧文之○○○嗚乎郊祀之典禮至矣哉不敢昧之以遠於禽不敢主之○○○合之以理差之以量聖人之學易於斯驗矣德業以為地不敢亢人以澄於香冥知禮以為茅不敢絕天以安於卑陋哉曰惟仁人為能饗帝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掌乎慎之至而已矣大過之初六克肖之矣柔而安下不敢或躋成巽順入不敢或間故曰齊乎巽齊也者齊也○被一其德以即於慎且有咎與而不見乎上六乎躋而升積陽之上以致其說无禮而躋有巫道焉則天地通而陰陽亂滅頂之凶亦可為不慎者身戒矣

第九章

太極之在兩間无初无終而不可間也无彼无此而不可破也自大至細而眾皆其象自一至萬而數皆其數故空不流而實不窒靈不私而頑不遺亦靜不先而動不後矣天惟從无至有者先靜後動而靜非其靜從有無有則无有先後而動要以先若夫以數測者人由既有以後測之而見者也象可以測數數亦可以測象象視其已然靜之屬數乘其自有動之屬故數亦可以測象焉要此太極者混淪皆備不可析也不可聚也以其成天下之聚不可析也以其入天下之析不可聚也雖然人之所以為功於道者則因其已然而益測之以盡其无窮而神而明之分而劑之哀而益之則惟聖人為能顯而神之其測以數者奈何太極之一○也所以言天下之數也而烏乎測之測之者因其所生動者必先靜者必隨故一先二隨一相先相隨以臻於十和者非有益於倡者則无所事於和矣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由是而之於十皆加一者相對之數也陰欲值陽而與之對必虛陽之所值而實其兩端以關戶而受施不然則相距而齟齬故一不可對三三不可對四一對三則中共相距二對四則兩端相距也二一而

二二而四由是而二五而十皆倍加者陰承陽一因其增益之性以為習使可關而有容也一而三三而五由是而之九皆增二者陽感陰化因其所關而往充其虛也從一合六以得七由是而從五合十以得十有五者因生數動者橫以互無不至也故為徑靜者張以受无不持也故為交動流而不滯故為圓靜止而必齊故為方外齊之者其中徑也故為弦於徑者測之互一而一矣於交測之又而二於所徑矣於圓測之○流動中規而三於所徑矣於方測之四距中矩口而四於所徑矣於弦測之上弦○二有半下弦○二有半合而計之而五於所徑矣五則中實中實則可為主於外而地效其充以相成生始於陽而終於陰成始於陰而終於陽性情之起功效之登者一也於方測陰而得四陰體定矣以其交者而自實以方箇交而六於所徑矣方皆陰也陰數純備而為老陰陽固陰動有靜以圓納方而七於所徑矣陽外成則體陽而為少陽天固包地盡地之用地道无成竭其功化以奉天以圓納方徑亦充之圓而八於所徑矣陰外成則體陰而為少陰天固包地盡地之用地道无成竭其功化以奉天以圓納方方有其交而九於所徑矣渾天之體於斯而著故為老陽陽知大始陰作成物物數之成於陰而訖合徑一交二圓三方四圓而十於所徑矣至於十而所以測太極之術盡矣无以測之而天地之數一終矣若夫有徑一而无豎一者天地之際甚密不可以上下測測之以豎者太元元包潛虛之所以成乎其安也太極之有十渾成者非積而聚之割而析之也而何所容測焉乃數因於有象象則可測矣可測則可積矣故積之以二十有五積之以三十而天地之數紀焉積之者天地以為功而无窮聖人既於其象而灼之知雖然固然之積引於无穷者尤存乎分劑而裒益之則易興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行之數五十其差五者以積計之裁地之有餘同天之不足健行者速而得廉順承者遲而得奢亦勉地而使配天行也且靜者無由以得數因動而隨則虛中而重其兩端數斯立矣兩端建而中皆虛一所謂者僅與天及外密而反以中虛是五位皆缺其一而數亦二十有五矣以乘計之北南東西者陰陽老少之位中无定位以應四維陰不適主陽之珠聚者與太極同而无所歎故以天乘地而為五十大乘地而非地承天者一可以生十二必不可以成九數之固然也裁而成之稱量而承之而大行之數豈馬大行五十而

一不用一者天之始數也亦地之始數也一一而二二固始於一也由是而十由十而五十皆以一為始大極之有數生於動易之變化亦動也動者動則一可不用以君四十有九故自此而七八九六合付而不爽豈非其固然者哉不用之一以君動而不以君靜故大行之數常者五十而乘乎變者四十有九一因動以為君未動則合五十而為一合而為一者太極混淪周備之體而非動而倚數於五十之中立一以為一矣立一以為一而謂之太極韓康伯之臆說也立一於數外與四十有九參立乃自外來而為之君此老氏之所謂也一易固不曰掛一以象太極太極不可與陰陽析處而並列也由是而變矣則數以測象矣自掛一象三以後及於萬一千五百二十之象萬物皆有成則之可法分而為兩无成則而託於无心者神之所為无心而成化也有成則者範圍天地之成化所以顯道无成數者上近太極之无心所以神德行也道顯於有則故恒可以由德神而无心故與時偕行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非然則吉凶仰成於必至誰與為震无咎之功誰與為憂悔各之幾也哉以天治人而知者不憂以人造天則仁者能愛而後為功於天地之事畢矣乃若四營十八變之數有則者亦與无心者相聞而後進无不顯而德无不神象三四時閏期萬物之數象各有當其有則焉固象其揲四之數六揲而二十四七揲而二十八八揲而三十二九揲而三十六六七八九河圖之成數水火木金之化也歸奇之十三二十七三十一三十五四五六以乘四而加一其一為餘餘者奇之歸皆掛一不用以為一之君也初變之餘皆五九再變三變之餘皆四八者因其盈而多餘之因其虛而少餘之自然之樽節而不溢也三變之數中分无心其所變者初揲一二揲二三揲三四不足於揲自五以至四十四凡百九十六變奇九十九偶百有六三變之偶多於奇者十六積十八變而多於奇者九十六偶多而奇少者稱其固有之數陽以而陰多也而道者之所得未嘗見偶多於奇者周流於六十四各足於百九十二陰雖多而无心之化必平也大行之數六積而三百天地之數六積而三百六十大行之度不息之健雖少而恒速亦固有之也四十有九六積而二百九十有四六十四積而萬八千八百十六老餘之陰百五十乾坤之餘二百二十八二篇之餘七十三百八十老陽之餘七十八少陽之餘百有二其不逮四十有九之策萬一千六百有四較之二篇之策不相值者七十有四凡此皆无心而不期於自也銖銖而期之節節而為之是陰陽无往來而吉凶无險阻矣

操者有則天地之成理餘者无心天地之化機以化歸餘而不以餘歸操君子貞其常以聽變非若夫福不以寵非望之禍不以驚優游於變化之至固不取哉然均析以為邵子之四塊八段以歸於無餘也嗚乎道之大也神之无方也太極之動奇一偶一而已非可與神者其孰能與於斯然而聖人終盡之於乾坤則奇一偶一者萬變之取為實而隨化皆始者也聖人約之於仁知賢者克之以知能可與酬酢可與佑神此物此志也夫

第十章

天下非特有深也淺也而積之則深矣天下非特有幾也析大而詳之則幾矣舍淺而深之累大而察之謂有深且幾者立於天下之外捷取焉而以制天下豈不詳哉然則天下非特有神也行乎淺而已深圖乎大而己幾有所以至而人莫測其即此而至斯天下之至神者矣是故至深者天下也至幾者天下也莫深於天下之志莫幾於天下之務也故足以相因而底於成與通也矣以明其然也天下之志亦淺矣而求其通則淺也天下之務亦大矣而所成則幾也中人以上極於聖人之下極於頑或徹履天下或操刀錙銖或願盡閭閻或圖度荒裔其不相通也而欲通之則嗚呼其未易測矣一事之本未變之不勝其繁一代之成毀開之不俟其鉅質文之高達乎幽明喜怒之情動乎海嶽俟之後王而萬紀遠之編毗而九州其不易成也而欲成之則纖乎其无所遺矣夫未易測者以為通元所遺者以為為成聖人之於天下鼎鼎焉營營焉愛而存之敬而盡之存其志盡其務其不敢不忍於天下者以是為極深而研幾也是故不曰我高以明而天下之志不足知我靜以虛而天下之務不足為極天下之固有操君諄母皆志之所必悉極天下之大有酒漿菓菜皆務之所必勤固而有者衆也大有者變也小大有象往來有變无小无大无往无來一陰一陽之間有其至顯而極詳者豈以增志之所本无而強務以所不必也哉是故金夫之女自乘之子不食之飛得敵之鼓志无窮而象與之无窮濡之衣初擊之苞桑前禽之失得妾之于務靡盡而變與之靡盡未易測者小大之生生不可測也无所遺者往來之盡盡不可遺也若此者藏天下於又府天下於卦貝天下於乾易坤簡推之近遠抵之幽深會其參伍通其錯綜然則深可極而幾可研要豈可易簡於事外以忍於不知而敢於不為也哉是故志下通於愚賤而頑謹可格務積成於禮禮而天鬼不違詩曰求民之莫極深之謂也書曰所其無遠研幾之謂也夫乃以大通而集成也彼何憂復候元之流發叔不知蕭牆不戒道即荒蕪而繩其目以相題狀其身而禍人家國蓋有由矣春秋之紀事也暴君召王無不志也或鷩鷩石无不詳也采物之覆亡陰陽之愆伏與易為表裏故曰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守經事而知宜以極深矣遺變事而知權以研幾也而固已具合於神矣太子定廢商臣之篇王安石恣擲報之誣宜其與何晏侯之徒異車而同轍也

第十一章

是故性情相需者也始終相成者也體用相與者也性以發情情以充性始以肇終終以集始體以致用用以備體陽動而喜陰動而怒故曰性以發情喜以發怒善怒則止惡故曰情以充性三時有春開必先故曰始以肇終四序所登春功乃備故曰終以集始元車何乘无器何貯故曰體以致用不恥非器不乘非車故曰用以備體六者具備而同有同有而無不至至則極无不則太極矣易有太極固有之也同有之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有之則生同有之則俱生矣故曰是生是生者立於此而生非待推於彼而生之則明魄同輪而源流一水也是故乾純陽而非无陰乾有太極也坤純陰而非无陽坤有太極也剝不陽孤不陰虛姤不陰弱復不陽寡无所變而无太極也卦成於八往來於六十四動於三百八十四之於四千九百六十六而皆有太極備於五十用於四十九操於七八九六變於十有八各盡於百九十六而皆有太極故曰易有太極不謂太極有易也惟易有太極故太極有易所自生者生所已生者成所生无予之雙不名為父也性情以動靜異終始以循環異時體用以德業異迹渾渾淪淪不滯之旁固合兩儀四象八卦而為太極其非別有一太極以為儀象卦爻之父明矣故太極之於河圖未有象也於易未有數也於筮未有策也於卦未有占也象皆其象數皆其數策皆其策占皆其占皆有於易以有易莫得而先後之故吉凶日流於物太極自興於事以知禮日行於兩間道義日存於人心性善而情善情善而才善反身而誠不遠而後天下之道昌而聖人之藏亦密矣昌者於彼於此而无不被密者於彼於此而无或疏也是太極有於易以有易易一太極也又安得層層而上求之乾者度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危構四級於无形之先哀哉其日習於太極而不察也故曰闔戶之謂乾闔戶之謂坤有戶則必有材以為戶者則必有地以

置戶者闔則必有闔之者闔則必有闔之者為之置之闔之闔之彼遂以為是太極也且以為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也夫為之置之必有材矣大匠不搏空以造樞樞者闔之闔之必有情矣闔不能空以為故開材則其陰陽也情則其往來也使陰陽未有之先而有太極是材不夙凡而情先適主使優劣既有之後遂非太極是材窮之一用而情盡於一往矣又何以云乾坤毀則無以見也乎故不知其固有則繼有以崇無不知其固有則繼有以崇無不可以崇有不待治故曰太極有於易以有易不相為離之謂也彼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紛紜者虛為之名而亡實亦何為者邪彼且曰有有者有未始有夫有無者或且曰七識以為種子八識以為含藏一念緣起無生嗚呼毀乾坤以變易者必此言夫

第十二章

夫編者且所者直略也者者其所歸也歸者其所充也充者其所調也是故無以為之編既邪立而不實亦凡合而不決矣既絕黨而相叛亦雜類以相越矣而不見天地之間乎則豈有堅邪外峙而龐雜內寒者乎今夫陽以成男陰以成女其以達情即以達性也飲以養陽食以養陰其以輔形即以充神也然而壯壯異質姬姜異宗水土異產甘鹹異味夫婦之合非巧媒所能合也榮衛之分非良劑所能濟也於此於彼而各有宜於此於彼而互有成宜以不亂成以不過則誰為之而有非其著者焉也以為即器而保器器無情者也而為乎保之以為離器而用器則器賤矣賤者惟貴者之所使則胡不惟其情之所便以相暱惟其形之所受以相取而又惡乎相調而各有司邪且盈天地之則皆有歸矣有其表裏使其二而可以一用非既已二而三之也盈天地之間何非其著者之充哉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上下之際密邇而無毫髮之間則又惡所容其著者而非也天下濟而行地上承而只下行之極於重淵而天恒入以施上合之極於層霄而地恒蒸以應此必有情焉而必有性焉必有以輔形而有以充神焉故乾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乾者所以御天而上濟也坤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坤者所以行地而上承也盈天地之間皆器矣器有其表者有其裏者成表裏之各用以合用而底於成則天德之乾地德之坤非其焉編者乎是故調之而流動以不滯充之而凝實以不餒而後器不死而道不虛生器不死則凡器者皆虛也道不虛生則凡道皆實也

也豈得有堅邪峙之使中虛空邪豈得有龐雜黨之而表裏不親邪故合二以一者既分一為二之所固有矣是故乾坤與易相為保合而不可破破而毀毀而息矣極乎變通而所編者常與周旋而不離而為備故夫天下之顯天下之動事業之廣物宜之繁典禮之別分為陰為陽表裏之相待而二二異致而一存乎其人存乎德行德行者所以一之也在天地為乾坤在人為德行乾坤固以其德行充兩間而調之而後器不死而道不虛生由此而論七八九六之數上生下生之變吉凶悔吝之辭以貫道而虛器太哉充滿流通於天地之間豈不一誠而充哉若夫縣道於器外以用器是編與表裏異體器器而以道鼓動於中是表裏真而編者妄矣先天之說靈靈之喻其易之存人以要天地之歸者又惡足以知之

謂之者從其謂而立之名也上下者初无定界從乎所擬議而施之謂也然則上下无殊吟而道器无易體明矣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則无其器人類能言雖然苟有其器矣豈患无道哉君子之所不知而聖人知之聖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婦能之人或昧於其道者其器不成不成非无器也无其器則无其道鮮能言之而固其誠然者也湛无揖讓之道堯舜无弔伐之道漢唐无今日之道則今日无他言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饗幣鐘磬管絃而无禮樂之道則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自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則无其道誠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故古之聖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道者則謂之道道得則謂之德德成則謂之行行器用之廣則謂之變通器效之著則謂之實業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又有辭辭者辨器者也故聖人者善治器而已矣自其治而道之上之名立焉上之名立而下之名亦立焉上下皆名也非有准量之可別者也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謂既有形矣有形而後有形而上无形之上亘古今通萬變窮天窮地窮人窮物皆所有者也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下非踐其上也故聰明者耳目也睿知者心思也仁者人也義者事也中和者禮樂也大公至正者刑賞也利用者金木水火土也厚生者穀麻絲麻也正德者君臣父子也如其舍此而求諸未有器之先亘古今通萬變窮天窮地窮人窮物而不能為之名而况得有其實乎老氏贊於此而曰道在而曰道在寂寂亦器之寂也淫詞轉大而不相離

乎器然且標離器之名以自神將誰取乎器而後有形形而後有上无形无下人所言也无形无上顯然易見之理而邪說者淫曼以行之而不知慙則君子之所深鑒其愚而何其妄也故作之者謂聖作器也述之者謂明述器也存乎其人神明其器也識其品別辨其條理善其用定其體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成器在心而據之德字之道盡夫器而已矣辭所以顯器而鼓天下之動使勉于治器也王弼曰釜非魚蹄非兔兔豈其言也魚兔一器也兩器不相為通故可以相致而可以相舍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統之而何容相舍乎得言忘象得意忘言以辨真翻之固陋則可矣而於道則愈遠矣

不治之仁因以秩之財者天地不倦於用之義因以給之聖人欽承於天而於天步之去留天物之登耗舉心於得失之林弗容已矣其得也吉也其失也凶也其悔也欲其得也其吝也戒其失也請命於天與謀於鬼大公於百姓興神物以使用於冥冥存亡之數尚德而非以獎競崇功而非以尊貪而天地以德亦待聖人而終顯其功嗚呼彼驕語貪賤何為也哉全夫不有躬非其財也負乘致寇至非其位也君子於行三日不食以安位也困於赤紱乃徐有說以節用也非然者貪其身以貧萬物異於林以喪資奪賤其身以賤天下折其足以覆公餗於陵仲子以饒成其不義遂陵季子以讓成其不仁君子將厚責之况乎創越人重穴之言捨食始遊遊之說控寶命塵垢天物以絕仁棄義而利天地之生者故故聖人之於易也據位財為得失以得為吉以失為凶以命之不易物之艱難為悔吝與百姓同情與天地同用仁以昌義以健非福心之子所可與其深也故洪範以福極為嚮感春秋以失地亡國為大惡誠重之也非徒與陶猗爭區區之廉恭操爭碌碌之節也

第二章

法象莫大乎乾坤法皆其法象皆其象故曰大也資始消息而萬物之數皆備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皆得是近天下之象而无以當之故佃漁耒耜以給養交易以利用弧矢門折以禦害舟楫服乘以致遠宮室棺槨以衛生而送死書契以紀事而載道民用之所以來王道之所以備而皆不足以當乾坤衣裳之垂其為生人之用亦與數者均爾且其始於毛革繼以絲資生以溫夏以清別嫌疑厚廉恥猶其切焉者也若夫上衣下裳施以繡問以繪米以五章以十二配以六冕綴以鞞佩應乎規矩中乎準繩矣非以適寒非以溫為之也勞服之也若賢乃聖人獨取乾坤之法象以當之而以天下之法繫之嗚乎孰有知其為天地之大經人禽之大別治亂之大辨以建人極而不可毀者乎夫法象之於天地亦有其功德之切與於人物者也縣日月星辰於上而人有不可法之知莫海嶽印原於上下而人有不可效之能始有所以始而可觀者非能為美利生有所以生而昭著者非能為變善然而文之所著變之所自察理之所顯化之所自宜无功之功啟羣命之覺无用之用安萬彙之宜天地不事以其德業譽譽與萬物寡過而治莫尚焉矣故水火雷風不能越其廣大六子五十六變不能亂其卑大者哉法象乎而生人之事聖人所

兩端審而功滿天下一念之誠一心之健推而準之於無窮是皆物也若其所終則無事逆挽以求合言滿天下行
滿天下斯以為全體而已矣故謹於知生而畧於知死若夫小人之道則亦有一之說矣而必先之以二君二者因中
以歸終也載營魄以始抱一以終焉法以始歸一以終從多致寡從寡致無以鬼統人而返人於鬼是故期於知死而
忽於知生先後制從之間逆計而挽其末流則志懾而氣亦萎矣故聖人之與異端均言一矣彼曰歸一此曰一貫
彼曰抱一此曰一致抱以歸者所終也處後而從治之績也貫以致者所始也處先而制法之主也故君子君一而
小人民一而未嘗不一小人乃无忌憚而以一傲君子矣是以異端必溢於鬼而聖人必本於天惟然故習於小人
之道以應吉凶之務者亦君子恒順而小人恒逆君子之動榮辱皆賤安危生死之殊絕喜憂憂釀賞重罰之滄
用敦土以旁行安身以定交皆本一誠以先而洋溢敷施萬變而无必然之信果究其所歸堯禹異治姬孔異教天
下見君子之大而不見君子之一君得所麗民得所紀亦猶深宮无覩見之天顏而比屋有可書之閭黨矣小人之
動也一榮一辱而志移一喜一怒而情變持兩端以揣勢分兩念以圖全一以為禍福而瞿然恐一以為善惡而厭
然畏早作夜思雙行於義利而庶幾其可合機深巧售終以自得曰吉凶之變於前而終歸於畫一之算也則小人
亦利賴其一以安矣先利而後誼先成敗而後是非要其所君則中庸稜稜為固藏之宗主攤載而高居者也嗚乎
以一為君德主天而行主義以二為君德尚鬼而行尚利鬼利者陰之性也一亂其統疾入於小人之道而不復異
之類况之來離之沈若且不自保而况其變焉者乎

第五章

天地之間流行不息皆其生焉者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自虛而實來也自實而虛往也來可見往不可見來審
為今往虛為古來者也然而數來而不節者將一往而難來一吸自然之勢也故往來相乘而送用相乘送用彼
異端固曰死此生彼而輪回之說興焉死此生彼者一往一來之謂也夫一往一來而有同往同來者焉有異往異
來者焉故一往一來而往來不一化機之妙大造之不可為端豈彼異端之所得知哉問嘗論之天地之大德則既
在生矣陽以生而無氣陰以生而為氣陰以生而為形有氣無形則游魂還而無形無氣則肉體具而无靈乃形
氣具而尚未足以生和形感於氣則靈而善氣勝於形則淨而精為夫為為不意其去不生也無幾惟夫和以均
之主以持之一陰一陽之道善其生而成其性惟而生乃伸則其於生也亦不數數矣男女構精而生所以生者誠有
自來形氣離判而死所以死者誠有自往聖人之與異端皆言此矣乃欲知其自來請驗之於所自往氣往而合於
杳冥猶炊熟之上為溼也形往而合於土壤猶之薪炭委為塵也所以生者何往乎形陰氣陽陰與陽合則道得以
均和而主持之分而各就所部則无所施和而莫適為主者實有則土壤有實則其固以復來然則歸其往者所以
給其來也顧既往之於且來有同焉者有異焉者其異者非但人物之生死然也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明也今歲
之寒暑非用昔歲之氣也明用昨日則如鏡如鏡而有息有昏氣用昨氣則如湯中之熱澆澆之水而漸長漸泯而
非然之也是以知其富有者惟其日新斯日月而明而寒暑之恒感陽實而翁故畫明者駁而為日陰虛而自闕故
夜明者必凝而為月寒暑之發微而无窮亦猶是也不用其故方盡而生莫之分劑而不自亂非有同也其同者來
以天地之生往以天地之化生各乘其機而從其類天地非能有心而分別之故人物之生化也誰與判然使一
人之識亘古而為一人一物之命誰與判然亘古而為一物且惟有質而有形者可因其區字畫以界限彼使此亘
古而不相雜所以生者虛明而善動於彼於此雖有類之可從而无吟之可畫而何從執其識命以相報乎夫氣升
如炊涇一山之雲不必其還雨一山形降如履塵一新之羹不必還滋一木有形質者且然其況其虛明而善動者
哉則任運自然而互應其化非有異也是故天地之以德生人物也必使之有養以益生必使之有性以紀類養資
形氣而運之者非形氣性實善而所成者麗於形氣運行者從陰而濁運氣者從陽而清清濁互凝以成既生以後
之養性濁為食邑清為仁養其生也相運相資其死也相離相返離返於此運資於彼則既生以為後還以起夫方
生往來交動於太虛之中太虛者本動者也動以入動不息不滯其來也因而合之其往也因而往而聽合其往也養
與性仍弛乎人以待命於理數其來也理數紹而使之不窮其往也渾淪而時合其來也因而器而分施其往也无形
无已而流以不遷其來也有受有充而因之皆備搏造无心勢不能各保其故然亦无待其故然而後可以生也清
多之者明清少者愚清君濁者聖濁君清者頑既以弛人而待命矣聽理數之分劑而理數復以無心則或一人之

養性散而為數人或數人之養性聚而為一人已散已聚而多少倍蓰因之以不齊故堯之既崩不再生而為堯祭之既亡不再生而為祭籍其再生則代一堯而國一祭矣清聚者積中人而賢積賢而聖清散者分聖而數賢分賢而數中人濁散者分頑而數中人而數賢濁聚者積賢而中人積中人而頑清本於陽二十五而不足故人極於聖而不能元養濁本於陰三十而有餘故人極於頑而不知有性又極而下之則狗馬鹿豕蚓蠅鳥境之類充矣要其方往而方來之際或聚或散固不可以刻視以問遺劍也便此一人焉必死於此而生於彼魂魄既久於升降又各尋其合而營營往來交午於道亦紛詭而必迷矣故往之或來來之必往可信其自然而為天地之大德而往來之衝聚散多寡之際聽乎理數之无心則所謂過此以往者也有心可以慮以其心无定以召德未之或知豈復有知此者哉欲知之而不能強无心无定聽我徒眩而憂憂而召妄固將悲其往幸而其不老則生老病死皆若將滅情絕識居長策於无生矣則又何貴乎知之邪不必知之而聖人之利用以貞來而善往者固有道矣生之理一日月也一寒暑也今明非昨明今歲非固已異矣而賢者明必為日虛而闕者明必為月温而生者氣必為暑肅而殺者氣必為寒相因以類往來必貴故物人之生莫之壹而自如其恒特其用也陽數寡動以善來而大陰數多靜以善往而小養與性均以有生養數多下逮乎蟲鳥性數少逸殺於中人多者不恤其往寡者重以則為功於往來以節宣陰陽者存乎其人矣充性以節養延於他日延於他人而要有餘清充養以替性則延於他人延於他日而要有餘濁故成周之刑措百年衰晉之五胡雲擾善惡之積亦有往來率數百年而一復然且聖人憂之者化不可知而幾甚危也是故必盡性而利天下之生自我盡之生而存者德存於我自我盡之化而往者德歸於天地德歸於天地而清者既於我而擴充則有所裨益而无所吝留地日之生他人之或聚或散常以扶清而抑濁則公諸來世與羣生聖人因以贊天地之德而不白死此而生彼春播而秋穫之銖銖期報於往來之間也是故詩書禮樂以教其教剛常秩叙以峻其防功不預擬於將來事必先崇於今日為坤益之勿吝留之正昏端以厚男女之別謹饗食以制飲食之度猶日无胸眺而月有盈虛也猶寒暑相半而知勝於寒以助温也則聖人與天地之

相對酌深矣且今日之來能聖人所珍也他日之往聖人之所慎也因其來而善其往安其往所以善其來物之來與已之來則何擇焉是則屈於此而伸於彼屈於一人而伸於萬世長延清紀以利用无窮此蠖之屈而龍蛇之伸其機大矣故生踐形色而沒存政教則德徧民而道崇天地豈全身以他求入神之效也乎性然故不區畫於必來而待效於報身也抑不愁苦於必往而尚趨於一來不來也然則天下之淫思西過慮者何為也哉釋守性以為已真老守命以為已賢以同所異而異所同藩棘於蕩平之字是亦共離朋黨之私屠酷固吝之情已耳故曰君子而不與天下萬世和也而不怙必同於已也然則何以見其義於成之九四也艮男之成也兌女之成也三四之判性不專已而絕物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則己之思慮釋矣若夫迷於往來之恒理感其憧憧而固守已私以觀他生之善謂死此生彼之不昧者始未嘗不勸進於无惡而怙私崇利離乎光大以即卑暗導天下以迷而不難判其君親聖人有憂之故於此三致戒焉嗚呼聖人之時彼說未來也而知人思慮之淫必有疑於此者故早為之剖析於千歲之上可不謂前知者與列禦寇四方聖人之說又何誣焉雖然聖人之於此廣矣大矣易道備矣豈獨為成四言之與

歸者其所自來也致者其所自往也天下有所往非其所自來者乎則是一受受萬類之填委充積而亦消之既歸非其歸而來者抑數用而不給矣由此言之流動不息要以敦本而親用以恒以一而得萬不強萬以為一也明矣異端之言曰萬法歸一歸何處信萬法之歸一則一之所以歸舍萬法其美適哉是可慨然命之曰一歸萬法弗能於一之上索何怪泡影以之為歸然而非也萬法一致而非歸一也致順歸逆也夫彼之為此說也亦有所測也謂天下之動也必增其靜也必減其生也日以增而成其死也日以減而減十章之木不給於一墟之灰市朝之人不給於原阜之家初古之生今日而无影迹之可舉因而疑天下之始鉅而終細也獨不曰前此之未有今日之繁然而皆備乎且以為由一而得萬如旋風之吹於巨壑或疑其散而不歸浸以萬而歸一如石粟之注於蠶絲不憂其沓而雜容和強而歸之必殺其末以使之小是以輕載重以抄承幹而化亦弱喪以不立矣且夫同而一者非

其少也殊而百者非其多也天下之生无不可與道為一體天下之理无不可與道為本成熟擴充以臻於光大隨所
入德而皆有其大備而量有不齊則難易差焉故君子擇其精粹以為之統則仁首四端而孝先百行其大凡也立本
者親始者也序立而量能相給也亦非有一之可執以臣妾乎萬有况得有一立於萬有之餘以吸萬而為之藏哉天
地之間大矣其始終亦不息矣蓋然皆備而咸保其太和則所謂同歸而一致者矣既非本大而末小亦非本小而
末大故此往彼來互相經緯而不礙乎道則必與天相稱也彼之言曰世界如腰鼓類矣抑以道為兩端小而中大
則天地之兩端有餘而道之中央无損舍也其亦不相揜以相稱矣且其謂津液煖氣之屬歸乎地水火風亦既
粗測夫即化之歸而要以致辨於知死知死而不知生是故地水火風之精粹聽往來以利天下之用來歸而為生
者顯畧而不審又恐其斷滅而說不立也則取乎既同既一之化櫛比而緣續之曰死生而彼此乃殊塗百慮之不
可齊者橫立此疆界彼於大同之中思其无可慮其无可慮亂始終之條理而曰芥子納須彌納者不受而強致之
也亦未知芥子須彌之同原而異理也蓋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一本萬殊之謂也借曰殊塗而同歸豈勝
道哉百慮一本萬殊之謂也借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知則二本而五分矣同而一者所以來也殊而百者所以
往也過此以往為殊為同為一為百不容知也子曰未之或知豈復有知之者而必推本以觀其往來豈強知之哉
亦以明其不可知者而已殊塗百慮不勝知矣稍進而親始不勝知者亦可以止思慮之濫而作懂懂之防書不盡
言言不盡聖人之意莫與釋之將誰紀以別於異端下生者其本立積之再三者其本成故乾坤其幾以加矣未至
乎乾坤者良之威也克陽之威也泰陰陽之威者也陰威於艮乾坤乃致一而成之陽威於兌坤道乃致一而成之
陽陰威於泰損乃致一而成之三教一陽於上未威者授之成而不能成欲致之而未可致也故曰天地絪縕萬
物化醇時雨將至炎氣隆隆宿霧消寒清肅肅炎之薄而雲雲无以成其膏澤寒之淺而旭日无以成其條清天
地且不能強致而况於人乎三人行則可損一人矣三人損一以行則友得矣藉其惟一之踴躍欲往合而定交
非徒其損極而无以自存桃桃之子物亦且疑之而孰令聽之乎故曰介於石不終日匪介於石焉終日而猶憂其
速也武王之所以養之於十三祀而考定於一朝也故曰安其身而後動其身不安焉民不與而傷之者至矣孔子

之所以天下莫與而莫能傷也故曰成器而動動而不括器不成焉弗能不括而邊釋也孟子之所以三見齊王而
不言事也是故損之為德儉人之所修致之為功惠人之所樂友之為益通人之所尚而絪縕者莫之能達夫絪縕
者而豈易言哉考簿以充陽之能欲怒以發而不為震之號號欲存以至而不為坎之不盈凝固以厚陰之藏欲利
其入而不為巽之紛若欲麗其明而不為離之突如動靜交貞以奠陰陽之所欲往合其孚而不為恒之浚以振也
夫然後以之損鉅橋之發非李密救倉倉之發也以之致而可致固單之命非襄王河陽之令也以之友而後可友庸
蜀堯擊之合非蘇秦澠水之合也故威不吝者不可以恩思不篤者不可以威知不徹者不可以行行不慥者不可
以知周公七年而定宗禮非叔孫綿繆而創漢儀也孔子五十而學大易非楊雄此筆而作大元也博學不教者內
而不出多聞而闕者必慎其餘道溢於事鬼神充於形神則不謂之耳目謂之聰明道溢於事則不謂之功名
而謂之學問故損其有餘以致諸天下之不足雷雨之屯猶其惜不消火風之鼎猶慮其不足以安然後行者其三
人也非蒙蒙而呼將伯也致者可一人也非連雞而相觀望也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震巽坎離護其成以徑良
充久矣偕行者眾而投之於可遷之地求之不深給之不捷天地且然而况於人乎大哉絪縕之為德乎陽合以固
景融所涵極碧霄達黃墟而輪囷不舍陰關以演滋膏所沁極碧霄達黃墟而洋溢无餘不息者其惟誠也不聞者
其惟仁也不窮者其惟知也故君子以之為學羞動而不倦以之為教循循而不竭以之為治徹百姓之場圃蓬蓬
而皆決乎深宮之志以之為功體萬方之壺漿歌舞而勿貳其旋鉞之心而後道俾於天而陽施於百出德均於地
而陰暢於黃裳天下見其志而樂其仁天下見其志而樂其仁天下見其一而感其誠亦孰之損之而不價位於下
定致之而不勞用上非自負其損本之威乎三者數之極也天地人之合也行者動之文也陰陽之和也損者有餘
之可損也致者致之餘而能受也得其友者交无所歉而後无所疑也皆絪縕之所可給也致其一也斯醉矣故
舉天地之大德萬化之生化而歸之所損三豈虛加之哉

第六章

道之見於數者奇偶而已矣奇一偶二奇偶合而三故八卦之畫三而數之分合具矣然此者數之自然未能以其

德及乎天下也推德以及天下因其然而復為之自合三亦奇也偶其所奇而六故六十四卦之分六而天地之德
 合合以成撰備而體不缺德乃流行焉二其三其二而奇偶之變具矣然此者天地之德因然人未有以與之也
 逐天地之德以人謀參之因其固然而復為合六亦偶也奇其所偶而十八故四營之變十有八則三極之往來盡
 矣而奇偶之分合止矣過此者皆統於此矣要而論之奇偶合用以相乘易與筮均是物也筮者人之逐天者也三其
 六以奇御偶圖數也圖者而神以通神明之德易者天地固然之撰也二其三以偶御奇易簡之數也易以奇者以
 體陰陽之物故筮用十八而易近於六六則德以合矣體以全矣元有缺焉抑豈有能缺者哉夫陽奇陰偶相積而
 六陽合於陰陰體乃成陰合於陽陽體乃成有體乃有撰陽亦六也陰亦六也陰陽各六而見於撰者半居為德者
 半合德撰而陰陽之數十二故易有十二而位定於六者撰可見德不可見也陰六陽六陰陽十二往來用半而不
 窮其相雜者極於既濟未濟其相勝者極於復始始夫剝而其俱見於撰以為至純者莫或於乾坤故曰乾坤其易
 之門邪乾之見於撰者六陽居以為德者六陰坤之見於撰者六陰居以為德者六陽道有其六陽乾俱見以為撰
 故可確然以其至健聽天下之化道有其六陰坤俱見以為撰故可確然以其至順任天下之變蓋見其純以受變
 化之起則天下之相雜相勝者生矣借非然而已雜已勝天下亦且日以雜勝為憂而務返之純安能復與之為相
 雜而為相勝乎故門立而開闔任乎用牖無陰開而不能闔闔無陽闔而不能開德不備而撰不能以相通矣由此觀
 之陰陽各六而數位必十有二失半而無以成易故因其撰求以通類其體備其德而易可知矣於乾之六陰於坤之
 六陽也其雜勝也能雜於六而有能越於十二者哉可以明其然也易以稱天地之量而不能為之增減增者外附
 而量不容減者內駁而量不充乾元六陰分從何來而坤為增矣坤元六陽陽從何來而乾為增矣相勝者夫始一
 陰而五陰何往復剝一陽而五陽何歸相雜者陰陽之或多或少已見者在而未見者何亡以為本元則乾坤加於
 數外矣以為本有則餘卦縮於象外矣以為一有而一无一多而一寡則无本之藏離合起滅於兩間亦撰者之不
 數見而疾瘡之時去來矣夫由乾而知道之必有六陽也由坤而知道之必有六陰也乾坤必有而知數位之十二
 皆備居者德而見者撰也是故有往來而无死生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則有屈伸而无增減屈者固有其屈以求伸

豈消滅而必无之謂哉陰陽各六以為體十二相通以合德而可見者六以為撰既各備其六以待變化故不必其
 均而雜勝起無非可盡之於可見而謂又外无位位外無數也又外有陰陽雜者憂其越哉由可以來知其未來者
 之必有數以儲備由可以往知既往者之必有位以居停由相勝相雜而不越於乾坤知未見之數位與已見者
 相而均又外有陰陽而六外有位審矣然可見者所撰者可體有撰者也故未有撰者可通聖人依人以為則準見
 以為道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未過此者可知以所見形色之所以為天性而道之所以不遠人與今夫門有
 開闔則近而比鄰遠而胡越皆可吾往來也今有人馬行不自門馳魄飛形而以往以來為怪而已矣故用而可
 見者以為之門乾坤各見其六以待變化之起則亦民行濟而得失明矣若其實有夫十二者則固不可味也故學
 易者設十二位於嚮背之間立十二位於隱見之異以微顯闡幽則思過半矣

第七章

時有常變數有吉凶因常而常因變而變定憂患者每以因時為道曰此易之與時盈虛而行權者也夫因常而常氣
 盈而放逸因變而變情虛而詭隨則常必為變而變无以復常今夫月之有盈虛也明之時為生死而魄自負其常
 度也借明死而遂失其十有三度之節則終古虛而不足以盈矣而何云因變而變邪故聖人於常治變於變有常
 夫乃與時偕行以待憂患而其大用則莫若以禮禮之興也於中古易之興也亦於中古易與禮相得以章而因易
 以生禮故周以禮立國而道肇於易韓宣子觀易象春秋與而曰周禮盡在魯矣殆有以見其然也易全用而无撰
 禮慎用而有則禮合天經地緯以備人事之吉凶而於易則不敢泰然盡用之於是而九卦之德者是兼常變禮惟
 貞常易道大而无慙禮數約而守正故易極變而禮惟居常其以中古之天下已變矣變不可與變則若莫以常是
 故謹於衣裳結綰慎於男女飲食而定其志則取諸履履其多以為節益其寡以為六執于施之柄則取諸謙別嫌
 明微克己而辨於其細則取諸復復失位而必應涉於雜亂而酌情理以不拂於人心則取諸恒柔以德念剛以室欲
 三自反以待橫逆則取諸損因時制宜如雷風之損用而條理不窮則取諸益君子為小人所掩守禮自守不競而
 辨則取諸困挹之於此注之於彼施敬於人而不乖恃其潔則取諸井情之難格行之以順理之以正出之以讓權

度情理以入乎險阻則取諸巽夫九卦者聖人之實其情酌其理求其助駭以疆堅固通其志氣以聰明巖巖乎其正也析析乎其安也若不知有憂慮之故而卒以之涉憂慮而道莫高焉蓋聖人反變以盡常常立而變而出其範圍豈必驚心懼魄於憂慮之至以與為波靡也哉故得與如剝中行如夬在苦而甘如節有積而必散如渙乃至飛於天而如乾行於地而如神非无以大治其變者而有所不敢用則以智勇加物而已未敦道義匡物而情未協固不如禮之盡諸已而達於情為能約陰陽之雜而使之整也故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亂劉康公曰威儀所以定命安危之理生死之數於此焉定矣夫禮極情守以經用其威非與憂慮謀而若與憂慮反故世俗之言曰救焚拯溺而用鄉飲酒之禮誦其不相謀而相反也而非然也苟鄉飲酒之禮行焉君子以叙小人以睦閭井相親患難相恤於以救焚拯溺也固優為之宜必求其頭從井之功於飲博推埋之攘臂者乎變者其時常者其德涉其迹者疑其迂體其會者知其大而奈何曰因變而變而美禮為也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因之以部斗折衝而其迂體其會者知其大而奈何曰因變而變而美禮為也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因之以部斗折衝而馴僮亂於市因之以甘食美居而嗜欲亂於堂詐偽方興而愚天下以乘其變而天下亦起而愚之矣文王因之則无以事播諸之主周公因之則无以格淫醜之俗孔子因之則无以懼亂賊之黨故三聖人者本易以治禮本禮以作春秋所謂以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且夫聖人之於禮未嘗不因變矣數盈則憂慮不生乃盈則必溢而變在常之中數虛則憂慮斯起乃虛可以受而常亦在變之中故天地必有紀陰陽必有存數雖至變无有天下地上夏寒冬暑之日也聖人教其至常而不憂則忠信无往而不存斯以厚其藏而物感受治亦因乎理之有定者焉爾彼馳騁天下而喪其天則者一為聘周之徒游萬物而自匿則以禮為薄一為權謀之士隨萬物而鬪智則以禮為迂此李斯之所以亡秦而王行諸人之所以禍晉也而未世之憂慮不虞矣

第八章 經文其出入以度外內 今且設神物而不能自運也登爻象於書而不能自詔也立位於六而不能使數之即位也該數於奇偶而不能使位之受數也然則與神物合爻象尊數於位通位於數以用易者非人哉故曰向非其人道不虛行是故六位无常剛柔相易其變亦大矣天地固有其至變而存之於人以為常盡天地之大變要於所謀之一疑因所謀之一疑通

天地之大變變者非所謀者不知所變變在天地而常在人在四營十八變之无心人自循其常且非隨疑以求稱所謀而酌其多寡也執常以迎變要變以知常故天地有易而人用之之則麗於人而无不即人心之憂故曰變在天地而常在人在若夫世之言曰易者居而不憂居之以律居之以氣居之以方居之以時則是易有常而人用之以變也於變以得常則人擬性正命以定陰陽之則取常以推變則人因仍苟且以幸吉凶之移故彼言易者有吉凶而无憂慮慮憂慮而不知其故蓋外內有定形不從出入以致吾屢數伸而理屈固於其故而莫知所懼而何以云潔靜精微易之教也哉夫立法以制之從師保之職也從无道有以成其性命父母之道也父母无心以授之生而必予以成師保立法以導之從而保其往也故師保不足以配父母之大易以无心之變為其生授人以變而人得擬以為常明其故以處憂慮而非但示以吉凶則如所性之受於父母而盡之在我不僅趨其所趨避其所避規規然奉師保之詔以為從違而冀以去禍而就福故易者正誦明道之教而非謀利計功之術也神道以教而用終在人與常在幸辭之後而无有與要立於象數之先然則邵子曰未之違也而况京房管輅之徒乎

第九章

夫家者材也夫者效也效者材之效者也一木之生枝葉葉合而成體者互相滋也一車之成輻輳衡軸分而效用者功相倚也其生也不相滋則破而无體其成也不相倚則缺而廢用故爻倚象以利用抑滋於象以生而成體吉凶悔吝之效未有離象以別有指歸者也故曰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有如曰易者意也意者乘人心之偶動而无定則者也无定則以求吉凶之故抑將率之位與應而止比之初亦坤之初矣履之五亦乾之五矣位齊應均而情殊道異則位豈有定而應豈有率哉夫筮以得象則自初至上而積為本末易之有卦則六位皆備而一成始終積以相滋而合之為體是故象靜而爻動動者動於所靜靜者固存也僅乘其感以據所處之位而為得失感之者无本據之者將任天下之意知詭天則以為善敗惡能原始要終以為通變之實乎故君子以人合天而不強天以從人則奈何舍所效之材以惟意是徇和夫易廣矣夫易學易者或有所擇矣然亦擇材而非擇效擇材則專擇效則固也故顏子用復曾子用泰以擇德也文王箕子同事暗主則皆用明夷既濟未濟共臨坎險則皆伐鬼方以擇

用也擇德者從其性之所近擇用者從其心之所安成必其材之具成而後始乎成其章故利用者亦以靜為主而動於其靜故動亦大矣非乘於一效之偶著而舍所生以從之為能應天下之願也蓋靜者所生動者其生於所生則效固因材而起矣乾惟利貞是以上過貞而龍亢坤惟先迷是以初在迷而履霜師利丈人是以三推而與尸履陽不疚是以陰旅而虎噬復期七日是以上失期而君凶剥戒彼往是以五承寵而得利遯小利貞是以前趾不勝始非取女之道是以無魚而起凶萃亨於大人之見是以三上遇小而皆嗟升志在南征之行是以上六北轅而不富先道在貞而乖於苟說故三凶於止巽命必申而利於攸往故四吉於初凡此數者或象方致譽而文以凶或非象有功而文無懼然且即象以推存亡且在況其相因以起義象之道合如元首之後夫女貞之中饋者哉然則象外无文而效必因材也不亦審與惟析象文以殊物則抑謂三聖之異宗多歧既以亡羊後來彌多標指故且曰有文王後天之易有庖犧先天之易天且剖先後以異道而況於聖人則義文自為門戶周孔各為朋黨亦奚恤哉彼將曰易者意也聖人各以其意遇之也聖人有其意則後之為術數異端者亦可以其意矣私意行則小智登小智登則小言起故或以律為易或以兵為易或以節候為易或以納甲為易或以星度為易既偶則其偏而納全既於一偶由是而王輔嗣以重元為易魏伯陽以爐火為易正通元以十二六相為易刑濫淫於妄而誣至道以邪正亦曰意至則易存意不禁則易无方故易訟於庭而道至於室非一農一夕之故矣且夫象之效而為文猶文之變而為變也極四十九十六於三百八十四之中而无異也極三百八十四於六十四卦之中而豈有殊旨哉焦延之曰層層以分矣卒於別研之幾故但有吉凶而无憂患之意則亦惡用此紛紛射覆者為也故君子之於易也博施異簡細人之於易也錮用其繁用其簡則六十四象之中以備雜物撰德而不遺用其繁則極延壽之四千九十六占以訖於邵子萬萬有奇之策以測其始終本末而不能該故曰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曰玉非孔子異意與曰四德者合體而言之也體一而成而用有先後有生有成人禮義成信故元亨以元故亨利貞貞而得利二篇之辭終无曰无利而貞亨者體用相因之序也文言田儒之目又豈邵子四塊八方瓜分瓦合之說邪而又何疑焉

第十章

悉備者大全統乎一端而一端領乎大全也易之六位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為易所備而非奉以為典要也道一成而三才備卦一成而六位備六位備而卦成三才備而道成天地有與來而人有與往都往來之通擬天地之空存乎其中人乃以首道而天地凝而存之成位中故於德有中焉德有中焉德有中焉德有中焉德有中焉德有中焉外之以五為中也然德位有定矣神明而之通人於天地非有定也時在退初四俱為藏密之人事時在進三上俱為尚往之人謀故曰三才之道易所悉備而非有典要之可奉也且夫天地之際間不容髮人與萬物皆天地所淪肌決髓以相涵者也道所必動生生者資二氣以變蕃之乃物之生也因地而形因天而象象存乎天地之不能自有其道而位亦虛人之有道也成性存存擬繼善以妙陰陽之會故其與天地也數有盈虛而自成乎其道有道者有其位无異本者无異居故可別可同而與天地往來焉喜德之生怒刑生怒刑者陰之發情以感之性以主之於天地之外而有道亦入天地之中而備其道故人可乘六位以御天而行地故天地之際其密而人道參焉相容相受而人終不自失別而有其三同而統乎人易之所以悉備乎廣大也今夫凡言位者必有中焉而中者以三之上四之下无位也凡言者必一中焉而易兩中貞之二卦之五皆中也无中者散以无紀而易有紀兩中者以故不純而易固純何以明其然也有中者奇无中者偶奇生偶成聚而奇以生散皆一也分以偶以成一皆散者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發者四情合一將盈天下皆一无非中矣已發者各形為理將盈天下皆道不見中矣樸滿一空始終內外運成一中而无有主輔之別當位皆實中不可得而建焉故易立於偶以顯无中之妙以著一實之理而踐其皆備者也一中者不易兩中者易變而不失其常之謂常變而失其常非常矣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中立於兩一無可執於彼於此道義之門三年之笑無絕聲哀亦一中矣然射之中無算爵樂亦一中矣蒙社罕戮而民不判威亦一中矣父師奴少師死俱為仁人伯夷餓太公封俱為大老同其時而異其用生死進退而各一中矣則極致其一而皆中也其不然者移哀之半節樂之全損恩之多補威之少置身於可生死可之中應世以若進若退之道乃華士所以逃譏而見一無兩可其可而不可其不可所重而忘其交重則碌碌之小人所以

自棘其心也一事之極致一物之情狀固有兩途以合中述有異而巧无殊兩中者盡事而負其至變者也故合體天地之撰而用其盈則中之位不立辨悉乾坤之德而各極其致則中之位可並設而惟所擇故曰三才之道大全統乎一端而一端領乎其大用也非達於天人之際无以喻其深矣若陋者之說易曰初為士二為大夫三卿四公五天子為宗廟或曰二為臣五為君上為師以人之位限天之理以物之滯錮道之靈技術之鄙訓詁之愚學易者斤而絕之久矣

第十一章

夫以易心而危行道者湯武是已其行危其時或故處危而不疑處危不疑道一而已矣順百姓之心已无慙於後世承非常之慶而不悖於先猷以德以福一而已矣故道不疑而心恒易其心易者其辭易故書簡而直詩至而和若夫以危心而行危道者其文王子其君明也其世密雲也决於飛而非其小心安於潛而无其餘位進則革命於宗廟退則不保其囚戮夫季歷之事勢不能為武王之舉心不忍發遲回鄭重終守侯被非僅末世難濟之可憂抑亦感德難終之足懼矣感德欲終懼以終始則心不敢易而疑生焉心不易者辭不易故岐土无詩崇征无誓簡且和至之言沮而潔靜精微之義者也嗚呼此文王之所以為感德也靈承者天周知者人昭對者心以俯仰以外以內出入而皆有參差而不相承之數則疑天疑人而還自疑其心於是精白齋破疑其所疑舍天人之信而訖用其疑是故易者謀天下之疑也謀天下之疑道恒不一不故大人故百物備焉陰陽之險阻祥變之消長悔吝之往來可生可死可危可安可難可易一皆參數之固安為百物之自有閱物百而莫不有其道故進不必為武王退不必為季歷以退讓事天以憂閑恤人以戰慄存心无所從違而道乃定故備百物以安於數要无懼以養其德安數者樂天養德者敦仁盡仁知於震動之介而德終以不寢是故以德則文王陽也紂陰也以位則殷陽也周陰也有德不恃故陽元而戒其災陰中而幸其有慶守位不華故陽失當而代為之憂陰乘時而不欲其長命與義爭而命勝者天也理與命爭而理勝者文王也爭則危危則疑疑則教天下之疑而民用之吉凶悔吝咸得用其疑以存慶惠而審幾微抑將曰天下之大疑有其於文王與紂之時者乎而文王猶然其无咎矣則危何不可使易傾

何不可使乎研幾於百物不廢之中而載懼以終始則亦何咎之有哉是故文王西伯以終周易以未濟終懼以終也自公羊高謂文王受命稱王而異說滋蔓仲舒何休蔡邕附會而為之微而聖人之道隱夫文王受命而不受命假使受命而不必受理則道一而无疑事不危而辭易陳詩以歌先公之德稱堯以暴獨夫之罪當不俟武王而蚤為之矣乃斤斤然僅記危辭於易象乎六國亡秦欲亟自尊以爭衰周之統九鼎三川未亡早計而捷得之故為之說曰先受命而後伐商以自文其僭誕也漢儒因之不亦愚乎武王有詩書文王有易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第十二章

陽健陰順積陽以純健而乾成積陰以純順而坤成積故能至純故至而天下之至者莫大矣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易簡而險阻知惟其至純也若夫一變而六子再變而五十六卦陰陽多少之數畸而不積雜而不純然且吉凶定而靈臺成以分功於乾坤則何也曰因此而知陰陽之數凡卦而皆六亦未有缺矣陰陽各六而十二其來也有位其往也必有居以其來知其往亦因而知嚮背之謂凡卦皆十二位而未有缺矣昨日謀之今日行之是行者來之位謀者往之位也今日行之他日改之是行者來之位改者往之位也不可見而有其理方可見而有其事理與事稱六位相準而必均然而盈虛多少之不齊則謀與行錯於物變而行與改參差於事情也理事與稱吉凶非妄而事有理事與理稱吉凶不虛而理有事事有離合理有柔剛理事各半事在理之中而居理之半理在事之中而居事之半合離柔剛各分其半互相乘以成乎半故陰陽之各六與十二位迭運於往來而相若焉數與位之相若則與六位相若也與一位亦相若也故以往以來而健順之至者恒一成具在而无不足往來相期存發相需多寡相倚理事相符有其至精給其或畸有其至治純其或雜六子五十六卦皆具六陰六陽於嚮背之六位无不具者无不至无不至者无不知而又何疑邪老陽之積老陰為衡少陰為委老陰之積老陽為衡少陽為委其衡也道以配而相制其委也道以漸而不窮故用九用六之餘於爻外輸其委也八錯五十六綜反其衡有所可輸有所必反是陰陽本至而一日一事一物无或歉縮矣一日无縮一事无歉故可盡无窮於一象而皆其健順之至其往者以待其來居其來者以任其往故陰陽无極盛不復之理恒用其半以運於无窮而純以必雜雜而不失精以必畸畸

而不亡數賅而存位留而有待故乾可以有坤坤可以有乾乾可以有六十二卦六十二卦可以有乾坤乾恒有則健順恒至恒至而恒无不知則六十二卦之效法聽治於一存一發之乾坤而又何疑乎且夫天下何以有險阻邪健者過剛以峻發陰往遇之堅峭而不能入則阻生順者過柔以濶弱陽往泄之沈沒而不能出則險生是險阻者陰陽德之行固有而相文不偶之必然也健以成阻順以成險當其至則本天親上本地親下相與應求而德位稱所馳騁故乾易而未有限坤簡而未有限其偶有者亦初上之節於衝委爾及其積者可崎而必崎純者可雜而必雜崎雜以交相遇泄陰行於陽而觸於峻發陽行於陰而陷於濶弱險阻者六十二卦之固有也因其崎雜而險阻生有其至足而險阻在相敵則疑偏孤則憂以至生不至則險阻起以至治不足則險阻消消之者即其起之者也健順本乎天下以阻險按其懷來知其情偽達其性情辨其鑿石使非至足者交乘才嚮往以相往來亦就從於其不足知其有餘於其有餘知其不以備悉乎險阻之故而通其消息哉夫不至而險阻生至而易簡得不至者因於至故險阻亦至者之必有易簡亦不至者之賅存嚮往來蒸變參差而无所少其數全也其位全也數全位全而時亦全也故曰无有乾而无坤之一日无有坤而无乾之一日无陰陽多不足於至健至順之一日要用者恒以其數位之半相乘於錯綜而起化故氣數有衰王而无成毀蒸陶運動以莫與為終始古今一至而孰有不至者故邵子曰天開於子消於亥地闢於丑消於戌不知至健之清以動者何容施消至順之濁以靜者何所以受其消也此殆陳搏神傷陰陽之言非君之言理氣之實也

周易外傳卷七

說卦傳

船山遺書

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對待之物乎求之於天地无有也求之於萬物无有也反而求之於心抑未論其必然也故以此深疑邵子之言易也陰陽者二儀也剛柔者分用也八卦相錯五十六卦錯綜相值若是者可謂之截然而分析矣乎天尊地卑尊於位進退存亡義殊乎時是非善惡義判於幾立綱陳常義辨於是若者可謂之截然而分析矣乎天尊於上而天入於地中无深不察地卑於下而地升天際无高不徹其界不得可而剖也進極於進退者以進退極於退進者以退存必於存遠古之存不留於今日亡必於亡今者所亡不絕於將來其局不可得而定也天下有公是而執是則非天下有公非而凡可是善不可謂惡盜賊亦竊仁義惡不可謂善君子不廢食乞其別不可得而拘也若臣有義用愛則私而忠臣愛益於羹糲父子有恩用敬則疏而孝子禮嚴於配帝其道不可得而歧也故參秋於夏螢昏其昏一陰陽之无門也金湯則液水凍則堅一剛柔之无吟也齒髮不知其暗寐爪甲不知其漸長一老少之无時也雲有時而不雨虹有時而不晴一往來之无法也截然分析而必相對待者天地无有也萬物无有也人心无有也然而或其然者據理以為之錄兩已爾失言道者而不窮以理非知道者矣言道者而用其耳目思慮以窮理於所窮無不敢以為知道者也夫疏理其義而別之有截然者矣而未盡其性也故反而求之於吾心无有也而未至於命也故求之於天地无有也求之於萬物无有也天地以和順而為命萬物以和順而為性繼之者善和順故善也成之者性和斯成矣夫剛柔者燥濕也陰陽者呼吸也呼之必有吸吸之必有呼統一為性繼之者善和順故善也成之者性和斯成矣夫剛柔者燥濕也陰陽者呼吸也呼之必有吸吸之必有呼統一氣而互相息相因而非反也以燥合燥者裂而不得剛以濕合濕者流而不得柔統一用而聽乎調相承而無不可通也呼而不吸則不成乎呼吸而不呼則不成乎吸燥之而剛而非不可濕濕之而柔而非不可燥合乎吸於之息調燥濕於一宜則既一也分乎呼吸不分以氣分燥分濕不分以體亦未嘗不一也是故易以陰陽為卦之儀而觀變者周流而不可為典要以剛柔為文之撰而發揮者相雜而於以成文皆和順之謂也和順者性命也性命者道德也以道德從義而義非介然以道德體理而理非執一大哉和順之用乎故位无定也坤位西南而有東北之喪

小畜體乾巽而象西郊之雲解體震坎而兆西南之利乎體坤巽而得南征之吉行六十四象於八方之中无非其位矣序無定也繼乾坤以屯蒙而消長无端繼屯蒙以需訟而往來无迹運六十四數於萬變之内无非其序矣蓋陰陽者終不如芥之斯新已分而不可合溝之疏水已去而不可回爭豆區錄象之盈虛辨方四圍三之圍徑以使萬物之性命分崩離析而終无和順之情然而義已於此者矣秩其秩叙其叙而不相凌越矣窮理者窮之於此而已矣今夫審聲者辨之於五音而還相為宮不相奪矣成文者辨之於五色而相得益彰不相掩矣別味者辨之於五味而參調已和不相亂矣使必一宮一商一徵一羽序而間之則音必瘖一赤一元一青一白列而續之則色必黯一苦一酸一辛一等而均之則味必惡取人禽魚獸之身而判其血氣魂魄以各歸則其生必死取草木穀果之材而齊其多少華實以均用則其效不生子曰使回多財吾為爾宰假令邵子而為天地宰也其成也毀其生也死又將奚賴哉故參天地兩一義也兼三才而兩之一義也分以兩掛以奇變以十八一義也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相錯一義也出乎震成乎艮一義也始以乾坤歷二十六卦而繼以坎離歷二十卦而繼以震艮歷四卦而繼以巽兌一義也皆命之所受性之所成和順因其自然而不限以截然分折之位者也理數既然則道德之藏從可知矣誠斯幾幾斯神幾不可期神不可測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故疑邵子者非徒疑之於性命也且疑邵子之於理也執所見以伸縮乎物方必短而員必規匠石之理而已矣京房分八宮為對待不足於象而又設游魂歸魂以合之尤其不足言者也故所惡於執中之無權者惟其分仁義剛柔為二而均之也窮理而失其和順賊則道而有餘古今為異說不一家歸於此而已矣

兩間之有孰知其所自昉乎无已則將自人而言之今我所以知兩間之有者目之所遇心之所覺則固然廣大者先見之其次則其固然可辨者也其次則時與相遇若異而實同者也其次則盈縮有時人可以與其時而乃得以親用之者也是故家然虛清確然凝立无所不在迥目而覺游心而不能越是天地也故曰天地定位謂人之始覺知有此而位定也非有所在有所不在者乎原斥磧之地或窮年而不見澤有所在故舟居而漁者窮年見澤而不見山巖樓而鉅者窮年見山而不見澤乃苟見之列一如天地之固然峙於前而不移也故曰山澤

通氣陟山而知地之固不絕於天臨澤而知天之固不絕於地非截然分疆而不相出入也固終古恒然无與為期者也抑有不可期而自有期者遇之而知其有未遇不知其何所藏也蓋陰陽者恒通而未必其相薄薄者其不常矣陽歛薄陰而雷作陰歛薄陽而風動通之變也變則不數與之相遇歷時而知之始若可驚繼乃知其亦然固也故曰雷風相薄惟其不可期也而為兩間之固有其盈也人不得而縮之其縮也人不得而盈之為功於萬物而萬物不得執之以為用若夫陽燧可致鑽之可取方諸可聚引渠可通湯之滯之而盛撲之墜之而衰雖陽陰之固然而非但以目遇以心覺也於是而始知有水火故終之曰水火不相射合致其功於人而人以合陰陽之感者也可親者順之德有功者健之德道定而德著則曰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德至而道疑則曰水火相連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其理並行而不相拂矣夫動乎喧潤之幾成乎動撓之用底乎成以忻悅乎有生此變化以成物有然者然而非已所固然而見其然矣无已則察乎他物以知之固然而有天地見其位定固然而有山澤見其氣通時而知有雷風見其相薄與其事而親之以為功則知者水火疑其相射而終不相射也此人之所目遇而心覺知其化有然者惟然固後天先天之說不可立也以固然者為先天則以次而有者其後矣以所從變化者為先天則已成者為後矣兩者皆不可據也以實言之微乎今古通乎死生貫乎有元亦惡有所謂先後者哉无先後者夫也先後者人之識力所據也在我為先者在物為後在今日為後者在他日為先不貳則无端委之殊不息則无作止之分不測則无漸次之差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東西南北者人識之以為嚮背也今昔初終者人循之以次見聞也物與目遇目與心喻而固然者如斯舍所見以思所自而能然者如斯要非理氣之但此為先但此為後也理之御氣渾淪於无門即始即終即生即所自生即所居即所行即分即合无所不肇无所不成徹首尾者誠也妙變化者幾也故天之授我以命今日始也物之受性於天今日始也成形成色成生成死今日始也今日終也而君子自學誨不倦而仁智定乃以肖天地之无先无後而純乎其天不得已而有言則折而上之順而下之神明而隨遇之皆無不可而何執一必然之序彙括大化於區區之局格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錯為一章其說牽強支離出於陳博

仙家者流本不足道而郭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伏羲至陳搏時將近萬
年中間地無後受其說可見益博師曰品或託云伏羲不死而後之說也

然則存乎象期必然以符自然則存乎象人之仰觀俯察而欲數之欲知之則有事矣有事則有時有時則有漸故
曰象自上昭數線下積夫象數一咸成備於兩間上下无別也昭積无漸也自然者无所謂順逆也而因已然以觀自
分多以知寡是猶掌與指也立全掌之象於此而梅食將無名季指之別槩乎分之而皆可知掌象不全立一指焉
弗能知其為何指也若以數計指也則先梅以為一次食以為二次將以為三次無名以為四次季以為五而後五
數登焉未有先五而後得三二者也故象合以聽分數分以聽合也合以聽分必先上而後下先下而後上則上
者且為下所蔽矣分以聽合必先下而後上先上而後下則下者揭而上无所載矣象陽也數陰也日月之照雨露
之垂自高而及下人物之長草木之茂自卑而至高是故疇成象以起數者也易因數而得象者也疇人事也而本
乎天之自然易天道也而行乎人之不容已疇因書起九宮而用陽易因河圖以十位合八卦而用陰疇以微易
以謀微務知往謀務知來疇微而無兆易兆而無微疇之始五行以中五始也雖書象見於龜龜次五事以戴九先
也次八政五紀而後皇極履一在下也詳具思問解外篇五行天也天所垂也人法天天垂象人乃抑法之故疇先
上而後下若易之本於河圖也水一火二水下火上則先而後二先少而後多矣先少而後多故卦首初二三
次四次五以終於上十八變之策線少而多六爻之位線下而上下不先立則上浮寄而無所承易因數以得象以
以聽合積以漸上所線異於疇也夫自上下者順自下上者逆故曰易逆數也逆以積積以成人逆天而後天牖人其
往也逆則其來也順非數有順者而易不用顛用其逆者以巧為合也故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
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而得兌元非逆也其曰乾一先二離三震四陰自上生以次而下乃生子巽坎艮
坤以抵乎純陰而陽盡无餘焉未知天地之果有此象焉否也若夫數則必无此懸虛建始於上而後連於下之理
矣易之作也以著著之成象也以數故有數而後有象數自上昭白有易以來幽贊於神明而倚數
者別死殊道伏羲氏親矣見聞不達授受无人矣以理度亦惡能外此故言易者先數而後象先下而逆上萬世

不易之道也

著其往則人見其往莫如其歸矣飾其歸則人見其歸莫知其往矣故川流之速其逝可見其返而生者不可見也
百昌之榮其敗者可知其所從消者不可知也雖然耳目有限為幽明之隔豈足以知大化之神乎大化之神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者也故曰闔戶之謂乾闔戶之謂坤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闔有闔故往不窮
來來不窮往往不窮來往乃不窮川流之所以可虞遠而不停也來不窮往來乃不窮百昌之所以可日榮而不墮
也故闔闢者疑相敵也往來者疑相反也然而以闔故闔无闔則何闔以闔故闔无闔則何闔則謂闔闢以異情而
相敵往來以異勢而相反其不足以與大化之神久矣是故動之使合散之使分也其勢殊矣潤之使柔暄之使動
也其質殊矣止之使息說之使作也其功殊矣君之使動藏之使靜也其德殊矣則疑乎陰陽有各致之能相與偶
立而不相決而非然也統此大鈞之中雷海風申晴薰雨蒸山川融山結健行而順受充盈於一日而決於一物而莫
之閒矣抑就其分用者言之雷迅則風裂風和則雷起極暄而雨集至清而日霽山尖礪以成山川環印而成嶂天
包地外而行地中地處天中而合天氣故方君方藏其錯也如響之應聲方動方散方潤方暄方方方說如影之隨
形為耦合也為比鄰也无有南北隔乎嚮背東西四隅間乎所劃然成位而各止其所以不遷也位乾健於南而南
氣何以柔和位坤順於北而北氣何以剛勁位離於東而春何以滋膏雨位坎於西而秋何以降水潦則震巽艮兌
之非定位於四隅抑又明矣顧不謂乾不可南坤不可北離不可東坎不可西也錯綜乘乎化方所因乎時則周流
八方唯其所適而特不可以偶所值者為之疆域爾故動散合勢潤暄合質說止合功君藏合德一錯一綜而闔闢
之道立一錯一綜而闔闢之道神八錯二十八綜而闔闢之用備故方言雷而即言風方言雨而即言日方言艮而即
言兌方言乾而即言坤鈞之所運軸之所轉疾以相報合以相成一氣之往來成乎二卦而剛柔之用全則散止以
著動說之往君暄以飾藏潤之歸君子之於易无往而不得妙萬物之神曾何局於方劃於對剖於兩析於四散於
八之足云

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因河圖之象真水火木金之位則莫之與易矣若夫乾坤者經子四維者也乾非隅處於西北

也位於西北而交於東南風者天之餘氣也風莫烈於西北而被乎南東故巽為乾之餘而受位於乾之所經坤非
隅處於西南也位於西南而交於東北山者地之委形也山莫高於西南而迄於東北故艮為坤之委而受位於坤
之所經震兌坎離之各有其位受職於天地居其所而不相越天地經地火金木而運其化故絡貫乎其間而與巽
艮合用乾坤非隅也行乎四維而各適有正也震兌坎離非正也受乾坤之化而各司其偏也謂之正謂之隅
者人之辭也大圓普運無往而非正也此八方配卦之大綱也夫八卦有位雖天地不能不與六子同乎其有位也
昭著乎兩間者有然也乾坤有神焉則以六子效其神而不自為功者也體兩間之撰則實然也位者其體也神者
其用也體者所以用而必有其定體雖无用而自立乎其位用者用其體而既成乎用則无有定位而效其神神不
測則六子之用相成相濟而无其序乃麗乎萬物而致功則神且專有所主而為之帝帝則周流於八方以有序而
為始終故易不可以一理求者也參觀之而各有其理故在帝言帝於是而萬物之生成有序亦因之以為序焉故
曰帝出乎震帝於震乎出非謂震方之德為所出之帝也繇是以行乎巽而齊行乎離而相見行乎坤而致養乎地
行乎兌而說行乎乾而事功於天行乎坎而歸行乎艮而一終以更改應其地則致其功建其期則見其效而果誰
為之帝乎妙萬物而麗乎物者也或動或撓或燔或潤或止者也故六子之神周流於八卦而天地則在位而
為午貫之經在神則為統同之主妙矣哉渾淪經緯无所擬而不與道宜故神无方者可為之方易无體者不可為
之體同別合離體用動靜固不駁存於道而易妙之惟然則豈滯於方所者之所與知哉夫易於象有微焉於數有
實焉於化有權焉擬之以其物奠之以其位象之微也上生者積以生變下生者節以成合逆而積之得乃知之數
之實也徹乎數而與之為損益行象而與之為盈虛化之權也擬者必當其位以乾為金以艮為土則非其物也奠
位者必安其物位乾於南位坤於北則非其位也陽可變八而所下生者七陰可合七而所上生者八乾生兌坤生
艮則非所生矣逆而積之而數非妄得乃知之而數无方而變无方而變從上起限以其序則无實而不可與盡變
矣徹乎數而皆在往來无時也而序之以天時人事之一定則有不周矣行乎象而皆通帝之繇出以成閱八位而
皆有功也而限之以對待伏焉之局則不相通矣况夫位者資數以為實資化以為權而尤未可據者也大畜之

天衢在明夷而為入地小過之西郊在既濟而為東鄰貢无水而濡之隨先山而用亨燦火亢之極而遇雨巽東南
之卦而先庚然則數散而起變化運而因時帝之所臨初无必然之衰王神之所集何有一定之險夷故莫代之土
焉或彊或以弱三塗四獄之形勝或以興或以亡天无拘方之生殺人无據位之安危其亦審矣蓋乾坤之德其行
於六子六子各禀乾坤之撰六子之用徧應乎八卦乾坤亦載六子之施易之所以妙萬物而无典要故六十四象
三百八十四變之大用顯焉與之要之而易理限於所域此後世術數之徒所以終迷於大化也不然天无乎不覆
地无乎不載健順之德業無乎不行且无有於西北西南之二隅又何乾南坤北之足言乎今天天圖運於上浩乎
其无定吟也人測之以十二次而天非有次也配之以十二辰者不得已而為之驗也局之以分野者小道臆測之
陋也黃道密移而皆其正昏旦日改而皆其中易與天合者可以悟矣
天地府大用而官之震巽坎離艮兌受材於乾坤而思肖之繁然各有其用故天地之間其富矣哉聖人受材以肖
陰陽之德陰陽之富皆有法也將繁然而盡用之乎繁然盡用之則純者駁者正者奇者弗擇而求肖之必將詭
而趨於不經故有所用有所不用有所用以興利而不以立教有所用以立教而不以興利惟聖人為能擇於陰陽
之粹精故曰頤而不可惡動而不可亂是故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象之成者也也有象而不足以擬其盛
也然而大過益升井鼎漸渙中孚則退風之功而升木於用者乘木而觀往來之通塞賢於風之拂散而无功也故
君子擇於巽而利用木也傳曰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舍水火而用雨日不偶月而配雨擇之尤嚴者也雨性足以
潤日性足於烜乃以潤以烜豈徒以其性之足者哉徒以性則水豐於雨火烈於日矣以者有所施也潤之烜之有
有麗也施以為恩麗以為效則潤烜之德水火不及雨日之用矣何也水火之德不勝刑雨日之刑不勝德雨烜於
水故鮮淪沒之害日和於火故无焚灼之災也天地之生化消息萬物者有以藏之有以散之有以止之可以拂憂
其感而難繼矣而尤授水火以刑害之權則萬物其傷矣乎老氏之言曰上善如水其有刑之心也夫故言刑名者
言兵者皆祖之然後知其地之生聖人之德用雨日而非用水火也乃若天地之最无以為功於萬物者莫若日月
繼日以明而不能廢夜作之炬東陰以清而不能減暑夕之炎照物若暴而不能慧清溼之氣漾物若流而不能津

既嘆之草一盈一虛資日而自揜其魄類無本者疾行交午以爭道於陽類不正者特其炫潔涵空微茫晃燦以駘
宕人之柔情而容與適一覽之歡見為可樂故釋氏樂得而似之似非色非空无能无所僅有此空明夢幼之光影
則以為法身則以為大自在則以為無住之住以天下為游戲之資而納羣有於生化兩充之際然則非游惰志歸
之夜人亦誰與奉月以為性教之藏也哉故其徒之覆舟打地燒香斬貓也皆月教也求其明且潤者而不可得乃
曰此亦一明也亦一潤也豈不悲乎是故聖人知月非天地之用而終不以月為用中孚之四小畜之五陰中而月
望月望而陽疑故既雨不能兒小畜之凶匹亡而後謝中孚之吝則卦酌其功過之實以為扶抑其抑審矣故天地
所之可弗用者月也其次則風也佐陽以行令而不能順承以興利則可散而不可聚乃則氏則又效之以為教矣
言其曰願風持世界无實於已而但求動焉萌未之起无端怒號之吹自已益將以散之皆持之而破亡摧折之餘
得其存於兩間者能幾也而曾足以持之不毀乎是故易之水火也不用以教而用以利而尤不盡用之或取之木以
災其取之於日節其淫取之於雨其於風也不用以利而用以教而尤不盡用之或取之木以使其有實或
風之取其及遠而已矣其於月也无所取之也故詩曰彼月而微則惟其常天地之間即无月也而亦奚損而或以
陽侵則害生焉是故伐鼓責陰而端冕請陽貴日而賤月則利存而教正君子擇陰陽之德而慎之豈徒然哉彼納
之甲例以月為卦體蓋陋而不足錄矣

陰陽不孤行於天地之間其孤行者歌危幻忽而无體則災者是行不孤則必麗物以為質質有融結而有才才
有衰王而有時為之質者常也分為才乘之為時者變也常一而變萬其一者善也其萬者善不善俱高者也才
絕則善雜則善不善俱時當其才則善不當其才則善不善俱才與時乘者萬其始之因陰陽之翕闔者一善不善
萬其始之繼善以成者一故常一而變萬變萬而常未改一是故乾坤六子取諸父母男女取諸百十有二之象无
不備焉嗚呼象之受成於陰陽豈但此哉而畧括其微明有如此者大為天地而无慙小為蟹蚌蠶絲而元攝貴一
君久而非潛賤為盜妾而非抑美為文高而不誇慈為是皆毀折而不貶利為眾長而非有缺害為寡髮耳痛而不
能瘳皆陽陰之質有而无所礙也實有无疑而昧者不則其所自始而驚其變以為物始於善則善不善之雜進何

以積也必疑此不善之所從來矣以為始一而後不容有萬則且疑變於萬者之始必非一也故荀悅三品之說以
立其不然者以不善之无所從來相且疑善所從來之无實故釋氏之言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如東廬之相交如
蕉心之亡實觸目皆非有心无據乃始必求心識消亡之地德為淨境而斥山林瓦礫之鄉以為濁土則甚矣愚於
疑者之狂惑以喙鳴也夫天下之善因於所變者勿論矣其不善者則飲食男女以為之端名利以為之緣非獨人
有之氣機之吐茹匹合萬物之同異攻取皆是也名虛而陽利實而陰飲育陽食實陽男體陰无利不養无
名不教无飲食不生无男女不化若此者豈有不善者乎才成於博賤之无心故融結偏而器駁時行於推移之
无憂故衰王偶爭而度外乃其承一善以為實中未亡而復不遠是聖人得以其有心有憂者裁成而輔相之故替
者非无目也塞者非無足也盜之憎主非無辭也子之諄母非无名也景逆而可美董毒而可藥雖凶桀之子不能
白晝无詞而刃不相知之人於都市有所必借於善則必有緣起於善矣故曰常一而變萬變萬而未改其一也是
以君子於一得善焉於萬得善不善之俱焉而皆信以為陰陽之必有信而不疑則即有不善者塵起泡生於不相
謀之地坦然不驚其所從來而因用以盡物理矣况山林瓦礫一資生之利用而思斥之為濁乎是故聖人之教有
常有變禮樂道其常者善而无惡樂度中和而制成不易而一準之於書書者禮樂之宗也詩春秋兼其變者詩之
正變春秋之是非善不善俱存而一準之於易易者正變是非之宗也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且有疑其錄於國風者
矣况於唐太子宏者廢讀於商臣之賦其能免於前鏡而後賊也哉天下之情萬變而无非實者詩春秋志之天下
之理萬變而无非實者易志之故曰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是以君子格物而達變而後可以擇善而執中貞夫
一者所以異於執一也

序卦傳

序卦非聖之書也乾坤並建而提立周易以始益陰陽之往來无淹待而嚮背无吝留矣故道生於有備於大繁有
皆實而速行不息太極之函乎五行二殊固然如斯也有待非道也續有時則斷有際續其斷者必他主陰陽
之外无主也存諸无用則出之不力出且存者必別有情往來之外无情也是故六陰六陽十二皆備統天行地極

感而不缺至純而莫位以為之始則萬物之生萬物之化實必達情情必成理相與參差相與夾輔相與補過相與進善其才其器其道於乾坤而皆備抑无不生无而有後可以為乾坤天地不先萬物不後而序傳曰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則未有萬物之前先有天地以留而以待也是以知序卦非聖人之書也河內女子獻於購書之時傳於專家之學守文而困於理昧大始而破大成故曰非聖人之書也其為說也有相因者有相成者有相反者相因者物生必蒙之類也相成者物種不可不養之類也反者物不可以苟合之類也因之義窮則託之成成之義窮則託之反惟其意之所擬說之可立而序生焉未有以見其信然也天地之間皆因於道一陰一陽羣所大因也時勢之所趨而漸以相因遂私受之以為因亦无恒而統紀亂矣且因者之理具於所因之卦則屯有蒙師有比同人有大有而後卦為贅餘矣况如隨之與蠱漸之與歸妹錯卦也相反之卦也本非相因何以曰以喜隨人者必有所歸邪如是者因義不立受成者器所成器者材材先而器後器已成乎象无待材矣前卦之體象已成豈需後卦乎假无後卦而前卦業已成矣而何以云履而泰然後安華物者莫如鼎邪若无妄之承復萃之承姤陰陽速反而相報非相成明矣而曰復則不妄相遇而後聚如是者成義不立陰陽各六具足於乾坤而往來以盡變變之必盡往來无期者惟其无心也天地之既无心矣淫无孤虛行乎衝委而不辭其過故六十四象有險有駭而不廢一陰世之有頑讓豐年之有美稗也險而險用以見功駭而駭用以見德胥此二氣之亭毒險易純駭於彼於此不待相攻而過自寡謂寡過者必待後起之救也吾未見賣力而噬嗑之合遂不荷避來而恒可舍其所而弗久居也以此卦之長補卦之短因前卦之屈激後卦之伸然則南粵之喧致北胡之凍詰旦之風解今日之暘乎是以極重相爭者與艱難之際抑亦亂必安之強而強施樂括於陰陽矣如是者反義不立三義不立而舞文句以相附合故曰非聖人之書也然則周易何矣為序邪曰周易者順太極之渾淪而擬其動靜之條理者也故乾坤竝建而提立以為大始以為成物資於天者皆其所統資於地者皆其所行有時陽成基以致陰有時陰成基以致陽材效其情而情无期情因於材而材有節有節則化不溢於範圍无期則心不私於感應藉其不然无期而復无節下流且不至於往足來有節而復有期一定之區一形之莖將一終而天地之化竭矣此京房八宮世應之術邵子八相乘之數所以

執一以賊盜而周易之妙則固不然也故陽節以六陰節以六十二為陰陽之大節而數皆備見者半不見者半十二位隱見具存而用其見之六位彼六位之隱者亦猶是也故乾坤有嚮背六十二卦有錯綜變而不舍乾坤之大宗闔於此闔闔於此闔節既不過情不必復為之期消長无漸故不以无心待天佑之自至往來无據故不可以私意遠物理之必然豈必乾左生夫下生始坤左生剝下生復之區區也邪雖然博觀之化機通參之變合則抑非无條理之可紀者也故六十四卦之相次其條理也非其序也夫一闔一闢而情動則皆道之不容已故其動也極而正不極而亦正因材以起萬變則无有不正者矣乾坤極而正者也六十二卦不極而亦正者也何也皆以其全用而无留无待者竝建而提立者也坎離小過中孚合其錯而陰陽各六視乾坤矣六十四卦嚮背顛倒而象皆合錯象三十六其不可綜者八凡綜之象二十八其可綜者固可錯也合四卦而一純則六陰六陽之全再備矣錯者提錯綜者提綜兩卦合用四卦合體體有各見而用必同軸故屯蒙之不可離析猶乾坤也頤大過之无所需待猶乾坤也非始生必蒙不養則不可動也化不停知之所以周流復不遠仁之之所以安土也乾坤竝建以提立自然者各足矣天地自然而人之用天地者隨其隱見以為之量天地所以資人用之量者廣矣大矣伸於彼者詘於此乃以无私節其過者防其不及乃以不測故有長有消有往有來有往以運行於隱見之殊而人覺其嚮背易以前民用皆言其所嚮者也則六位著而消長往來无私而不測者行焉消長有幾往來有迹而條理亦得而紀者矣乾坤定位而隱見輪卅其正相嚮者值其純陽旋報以純陰則為乾坤欬而則也或隱而消或見而長為泰否臨觀剝復遯大壯夬姤消長之幾為變化之所自出則之十二卦者以為之經乾坤合用而乘乎不測以迭相屈伸於彼此其全用而成廣大之生者則為乾坤乾不孤施陰不獨與則來以相感往以相受分應於隱見之間而為坎離震巽巽兌故往來之迹為錯綜之所自妙則之八卦者以為經此二經者竝行而不悖者也自兩卦而言之錯者提錯綜者提綜乾坤通理皆在而未嘗有所缺於陰陽健順之全自八卦之所統十二卦之所絡而言之往來不以均消長不以漸交无通交變无定變故化不滯進退乘時之權也感不益感衰不侵衰故道不窮陰陽彌綸之妙也自六十四卦三十六象兼二經而竝行者言之於消長有往來焉於往來有消長焉消往不同時長來不同域則流形无吟

而各成其訢合蓋以化為虛盈以數為升降太極之動靜固然如此以成其條理條理成則天下之理自此而出人

以天之理為而天非以人之理為理者也故曰相因曰相成曰相反皆人之理也易本天以治人而不強天以從人

觀於六十二卦之相次可以亡疑其圖如左

因三畫八卦而重之往來交感為天地水火雷山風澤之定體其卦八其象六

乾坤首建位極於定道極於純十二位陰陽具足為六子五十六卦闡顯微之宗前見則坤隱坤見則乾隱乾者

非无也時之所乘數之所用其道在彼不在此也以其隱而未著疑乎其无故方建乾而即建坤以見陰陽之均備

故周易首乾坤而非首乾也其次為坎離卦以中位而正坎得乾之中離得坤之中也乾坤坎離有錯而无綜天雖

周行而運行乎上地雖四海而運行乎下而高卑不移虛實不改水火无變不從不直其性不易其首不

遷四卦為往來之定經而震巽兌以交為往來一經一緯之道也陰陽之動一上一下變之復也陽先陰後理之

順也故震巽先而巽兌後震巽兌有錯有綜震巽兌錯巽兌用綜而不用錯陰陽不宅其中則以捷往捷來見變

行之神乾坤坎離既已著陰陽十二之全有矣於此而著氣機流行之妙經全設而靜緯次積而動也凡綜卦合四

卦見陰陽之本數非震巽之有八陰巽兌之有八陽也因六爻而消長之乾坤泰否臨觀剝復遯大壯夫始陰陽盛

伸之數其卦十二其象七

乾 坤 泰 臨 剝 遯 夬 坤 泰 臨 剝 遯 夬 坤 泰 臨 剝 遯 夬

乾坤首建極陰陽之至感以為變化之緣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消長之數皆因此而生惟極感也而後可以消可

以長可以長而有其消可以消而復能長若謂自復而上應臨泰大壯夫而至乾自始而上應遯否觀剝而至坤則

是本无天地因漸而成矣无其理无其實无其象无其數徒為戲論而已此京房候氣之鄙說也乾坤立而必交其

交有多寡多因謂之長寡因謂之消非消遠无而長忽有其交之數參伍不容均齊陰陽之妙也繼乾坤以泰否不

以復始則非漸長不以夬剝則非漸消繼之以泰否者乾坤極感泰否感其位實其德均其變純六陰六陽隱見

於嚮背則為乾坤凡二卦而陰陽全錯綜於嚮背六陰六陽其位固純則為泰否即一卦而陰陽全具則泰否亦立

於極感以起變者也又次而臨觀又次而剝復消長之機陽先倡之長則必有消用之廣則必反之約故次以二陽

之卦二次以一陽之卦二也陽變則陰必合故次以二陽之卦遯大壯次以一陽之卦夬始也臨陽長也而先觀復

陽生也而次剝遯陰生也而先大壯始陰生也而次夬陰陽迭為主一翕一闢而先後因之也緣乾坤而生泰否以

上之十卦十卦皆乾坤所有之通變也緣乾坤泰否而及臨觀以上之八卦八卦皆天地相交之通變也以次而變

合不以次而消長天地渾淪无吟之幾固然也

乾坤定位以交感而成六子六子立而與乾坤分功則乾坤亦自有其化矣凡乾坤之屬其卦二十六其象十四

屯 需 師 畜 泰 艮 謙 隨 震 巽 坎 離 豐 漸 否 泰 艮 謙 隨 震 巽 坎 離 豐 漸 否

坎離之屬其卦二十其象十

震巽之屬其卦四其象二

巽兌之屬其卦六其象四

渙 坤 泰 臨 剝 遯 夬 坤 泰 臨 剝 遯 夬 坤 泰 臨 剝 遯 夬 坤 泰 臨 剝 遯 夬

周易外傳卷七

終乎雜則濟既未濟不繫乎巽兌而自為體是巽兌之屬四與震艮均也頤大過乾坤之用終中乎小過六子之用
 終頤大過中乎小過四隅之經與乾坤坎離相為維絡者也故既濟未濟紹合天地之初終而錯綜同象為變卦之
 盡神者以成乎渾淪變合之全體焉天地之感以陽始故一索得震再索得坎而為屯再索得坎三索得艮而為
 蒙陽倡其先陰定其體故為物始生而蒙昧之象焉此以繼天地之生者也自此而天以其神生水者為需訟也以
 其化成水者為師比而皆以受天地之中者成天地之化矣天乃以其全體生巽兌而交乎陰為小畜履天既交
 則則合乎地而為泰否天於是乎成火而為同人大有地受天施而效其化亦以其全體應乎陽生艮生震而為謙
 豫天地屢交以施生則其化且錯故隨蠱陰陽交錯而自相錯隨蠱者雜之始少長相偶而不倫而天地之將純變
 矣地於是乎生巽兌而為臨觀以效天地之履小畜也而又雜變呼嗑噬賁震離離艮亦陰陽之不相倫而尤
 雜者也凡相雜者以未定者為未離乎純已定其倫則成乎雜矣故隨蠱噬賁未成乎雜而地之生剝生復猶純
 乃孤陽之僅存而地之用亦訖矣地之生也極乎震艮天之神也亦因之故无妄大畜為天化終也震兌者帝之終
 始故合而為頤而天地之終始備其錯為大過則澤風以備地化而應乎頤者也頤之有位者純乎坤大過之有位
 者純乎乾蓋亦乾坤之變而反常之象有如此者而頤象離大過象坎則又以起坎離焉此二卦者天地水火之樞
 也坎離者陰陽相交之感者也陽得乾之中而為坎陰得坤之中而為離於是而備陰陽交感之德故其為屬也始
 乎咸恒離中之陰升而上坎中之陽升而三離中之陰降而初坎中之陽降而四水火升降之始也坎中之陽升而
 三以應乎天則為遊坎中之陽降而四以聚乎陽則為大壯皆坎之合乎乾者也而晉明夷離之麗乎地者也離中
 之陰降而四為家人升而三為睽火之自化者也坎中之陽升而三為蹇降而四為解水之自化者也離中之陰升
 而三坎中之陽升而上為損坎中之陽降而初離中之陰降而四為益水火之變化者也離中之陰升而上為夫降
 而初為姤皆火之應乎天者也離中之陰升而上為萃降而初為升火之應乎地者也坎欲交離而離中之陰升而
 上為困降而初為井火不與水應而雜者也於是水用不登而火道替離中之陰降而初為鼎升而上為革火自化
 而无水以濟之水火之道變矣故曰華去故而鼎取新也凡風之屬火之化多於水者水生於天行於地與雷風山

澤為依而火自生滅於兩間而為用獨多也若屯蒙需訟師比同人大有則義從天地水火不得而私之既濟未濟
 水火之交不失其位與泰否同其為經者則陰陽終始之幾坎離固不得而屬之

震艮巽兌陰陽雜而不得中故其卦僅有存者巽道猶存而震變陽雜起而上於三則為漸震道猶存而巽變陰雜
 起而上於三則為歸妹交錯之卦象之雜者也震存可以交巽陰升乎二不與震應為豐艮存可以交兌而兌陰降
 乎五不與艮應為旅此震巽艮兌之將交而以雜不合雜之尤者也巽存可以交震而震陽升乎二不與巽應為渙
 兌存可以交艮而艮陽降乎五不與兌應為節此巽兌之變與豐旅其尤雜者也故是四卦相錯雜出於震艮巽兌
 之間互相往復其相比附也密通呼應雜不可久將反貞也反其貞而巽兌交而為中孚震艮交而小過於是而震
 艮巽兌之體定雜之必貞也震艮巽兌之體定而有坎離之象則六子之體成於此定故繼以水火交合之定體焉
 既濟未濟水火交定而乾坤相交之極致亦於是而成一上一下水火相接而成化一陰一陽乾坤相錯而成章其
 於震艮巽兌也則既濟震陽上升於五巽陰上升於二艮陽降下於五兌陰下降於二未濟則震陽上升於二巽陰
 上升於五艮陽下降於二兌陰下降於五皆升降相應往來而得中者也自屯蒙以來陰陽相交相雜迨是而始定
 乃殊塗之極則百致之備理也故列乾坤於首以奠其經要既濟未濟於終以盡其緯而渾淪无根一實蕃變之理
 皆具此周易之所以合天也

凡錯而不綜之卦八即以錯相從見六陰六陽皆備之實

乾☰ 頤☶ 坎☵ 坤☷ 過☱ 離☲ 震☳ 兌☱

乾坤中乎小過以為始終頤大過坎離以位乎中天地水火之有定體也頤大過外象坎離內備乾坤之德其有位
 者一乾坤之純也中乎小過外象乾坤中含坎離之理其致用者一坎離之交也凡不綜之卦非不可綜也綜之而
 其德與象无以異其志定其守貞其德凝故可以始可以終可以中而為變化之所自生也

凡錯綜同象之卦其卦八其象四

泰 隨 漸 睽 蹇 否 蠱 蠱 蠱 蠱 蠱 蠱

錯綜同象其德成子異之甚雖變更來往而亦不齊也故泰通而否塞隨從而蠱改漸貞而歸妹淫既濟成而未濟

毀非若屯蒙象仍師比相資損益相劑之類也泰否者乾坤之大機隨蠱漸歸妹者雷風山澤之殊用既濟未濟者

坎離之極致隨蠱從于乾坤雷風山澤之承天地也漸歸妹之際乎震艮巽兌從其類也

凡綜卦有錯用綜不用錯者以大化方位方來其機甚捷而非必相對待如京氏邵子之說也故曰易圖而神以

言乎其捷也圖以言乎其不必相為對待也其卦四十八其象二十四

屯 需 師 審 臨 鼎 晉 夬 謙 豫 屯 需 師 審 臨 鼎 晉 夬 謙 豫

卦相次而各成象象之而有德因德以為卦名而義行焉其綜卦相次者以捷往來者化機之不滯非因後起之

名義而為之次明矣故二卦相綜名義有相及者如剝復家人睽之類有相合者如屯蒙咸恆之類抑有以錯而相

反者如需晉剝夬之類有因錯而相合者如蒙萃師同人之類抑有於錯於綜名義絕不相涉者如小畜於履謙於

豫之類蓋卦次但因陰陽往來消長之象天之所以成化也名義後起於有象之餘人之所以承天初非一致也

乾坤為化之最成以該十卦之成凡消長者皆自此而出凡乾坤之屬其卦八其象四

屯 需 師 審 臨 鼎 晉 夬 謙 豫 屯 需 師 審 臨 鼎 晉 夬 謙 豫

泰否者三陰三陽適得其均消長之不偏者也分體乾坤之純故足以繼乾坤之成凡泰否之屬其卦六其象三

臨觀二陽之卦泰否之陽漸消凡臨觀之屬其卦二其象一

剝復陽再消而為陰陽之消上矣消則不長泰臨皆先而復獨後剝以起陽也凡剝復之屬其卦八其象四

遁大壯陰之消以漸也凡遯大壯之屬其卦其象四

夬姤陰消之極消亦且長於是而陰陽交相為進退以極變化之繁至於既濟未濟而後復於泰否之交凡夫姤之

屬其卦二十其象十一

萃 困 革 震 漸 豐 巽 渙 專 萃 困 革 震 漸 豐 巽 渙 專

凡二變而得陰消之卦三十二二陰則四陽二陽則四陰乃消之卦多繫之陰消陽長而不繫之臨不觀剝復者陽

不可久消陰不可久長周易扶抑之權也

乾坤者原變之統宗故其屬卦八酌其中也泰否則減而屬卦六臨觀二而已剝復而復八消極則長也遯大壯陰

消之始其卦八夫姤陰消之極陰消陽大有功故屬卦最多天化之昌昌於此人事之頤頤於此也

彖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剛柔者乾坤也屯蒙陽生陰中以交陰而消之消之故難生一陽始交於二陰之下繼交於

二陰之中為屯繼交於二陰之中遂交於二陰之上為蒙養道不迫以漸升也陽用其少以麗於陰之多變之始也

王船山經史 周易外傳卷七

陰而使下也小畜履之錯為謙豫陽安陰陰亦不危承陽也凡此皆合四卦六十二卦皆乾坤之有而獨此八卦繫之者自其化之純感者而始動於為則如此

否長二陽於初三為同人泰長二陽於四上為大有長必二者大化无漸長之幾能長則必感也同人大有陽長而陰不失陰不失其中陽之消陰不遠奪於正位君子道也泰長三陰於初二為謙否長三陰於五上為豫陰陽遠為消長消長必二陰陽之變同也陰長而據陽之中位小人道也且消長所臨必參差亦於此而見化機无對待之理矣前有師比小畜履後有同人大有謙豫夾泰否於中消長互相天地之交及定也陽消不已无即至於臨觀之理陽長不已无即至於屯大壯之理消長必乘乎大變隨蠱者大變之卦也泰僅留上一陰下一陽而中位皆變於隨否僅留上一陽下一陰而中位皆變為蠱二卦錯綜同德其變大矣變之極而後臨觀乃來陽非極變不遠消也

臨觀泰否之消長消不可久消感則變復長一陽而雜之陰居中位得勢而安噬嗑陽遷於四與所長之上九合而南五育陽遷於三與所長之初九合而南二益臨觀剝復之際陽道已微不能順以受消雜亂起而後陽乃不絕故噬嗑為強合育為強歸其錯為井困噬嗑育剛合柔井困柔揜剛皆以迎其長而息其消也

剝復陽消之極也消之極則長之不容不速其長也必有所因剝餘長上一陽復於震下之一陽而震艮皆陽體故可以召陽而為君坤之錯乾也長之速而反其所錯為无妄大畜其錯為萃升當乍長乍消之際消者相保以成而聚以聚而與卦之德所以繼剝復夫始也

剝復之屬无妄大畜而已自頤至於咸恆六卦則統三十二陽卦而盡其消長之變剝長為大畜而艮體存復長為无妄而震體存震艮者陽之所自終始故合震艮而為頤頤大過坎離咸恆皆乘消長之機相厚相薄而為之樞者也頤之錯為大過至於頤而陽卦之變止矣則見其所隱而大過以來頤陽消之極也有位之位皆陰處之大過陽處於位而陰據矣陰消之尤也迭相為消所以為變化之樞也消則必長失則必得往來之機速於變應故頤有離象而失位二陽旋得乎中則為坎大過有坎象而失位二陰旋得乎中則為離頤大過坎離定位於中而陰陽消長

乃不失其權衡權衡定而陰陽漸反於均則大過陰生於二而為咸生於五而為恆抑此二卦乃坎離中爻之升降相摩盪以復泰否之平而咸為感通以可久則自泰否以來消長之機一終而陰消之卦起矣咸恆之錯為損益咸恆起遯大壯損益起夫姤其義一也陰陽均定而消長生焉咸恆損益久暫多寡之待酌者也

遯大壯陰於上而消矣消則必長晉明夷陰長而據其中陰進而陽傷也其長甚則又消家人睽陽又長而陰反其消明夷陽上長居九五之中而為家人晉陽下長居九二之中而為睽睽其傷散其進也陰不久消長乎初上而為蹇解其中猶家人睽也此四卦互相為錯捷隱見蓋自遯大壯以來陰陽衰旺之衡不適有甯再消再長而定之以損益損三之陽不復為泰以益上益四之陽不復為否以益下所以平其爭而後陰安於消也則夫姤可來矣晉明夷者需訟之錯也需訟陽初起而疑晉明夷陰將伏而爭皆大變之機也

夫姤陰消之極矣故陰憤盈而驟長陽乃聚處而保其位於五為萃於二為升長極而漸消陽乃漸生以得中而終陷於陰中為困井困井雜矣水火相質困井之巽兌而水質為火以增長乎陽為鼎革陰之暴長凡三變而始消陰之難於消也如此亦惟其難於消也相持之久而終誅故其消以定於是而為震艮陰雖長而體則陽陽乃召陽以長居於中位而為漸歸妹漸歸妹錯綜合之卦也變之尤也自是而豐旅渙節陰陽皆均陰上下皆中而為豐旅陽上下皆中而為渙節四卦交錯以相均震艮巽兌四卦交錯以互勝消長迭乘而一陰一陽之局成則陰陽各相聚合以持消長之終陽長而保陰以為中孚陰長而含陽以為小過中孚一離也小過一坎也相雜而安則天地之化於斯備矣長之无可復長也消之无可復消也而一陰一陽一盡泰否之交既濟未濟對酌常變綜之則綜十卦消長之文錯之則乘乾坤六陽六陰之質无有疇焉无有缺焉故周易者運成者也

是故易有太極无極而太極无不可循之以為極故曰无極往來者往來於十二位之中也消長者消長於六陰六陽之內也於乾坤皆備也於六子皆備也於泰否臨觀剝復遯大壯夫姤皆備也於八錯之卦皆備也於二

震巽而先坎離消長之幾不先復姤而先泰否建道於中以受全體化均於純以生大用非有漸也明矣如有漸而求之則乾必授震坤必授巽乾必授姤坤必授復強元化以穉老生死之幾而元化之始終可執其不肖天地之法象明矣无待也无留也无待而後卦不因前卦而有无留則前卦不資後卦以成渾淪之中隨所變合初无激昂又何有相反而規規然求諸名象以刻畫天地不已固乎二經交錯各行其化屬卦之多寡陰陽之登耗不相值也故六子之屬與十卦之屬天牙互相啮受而无同分之吟以成續斷之迹取諸法象則日月五緯經星之相錯曠萬年而无合璧連珠之日易亦如是而已矣故曰神无方而易无動靜其幾之見爾吉凶其時之偶爾貞淫其象之迹爾因而為之名不相沿如魚鳥木石之各著也因而有其義義不相倚如君父之刑各宜也在天有不測之神在人有不測之理夫豈求秩叙於名義以限天人之必循此以為津塗哉故曰序卦非聖人之書也

雜卦傳

夫錯因嚮背同資皆備之材綜尚往來共後當時之實會其大全而非異端乘乎可見而无殊用然則卦雜而德必純德純而无相反之道其亦曠矣而雜卦之德互相反者何也道之所凝者性也道之所行者時也性之所承者善也時之所承者變也性載善而一本道因時而萬殊也則何以明其然邪一陰而不善一陽而不善乃陽一陰一而非能善也堅輟合則射之而不安明暗交則和之而必疑求與動則施之而不忘非能善也其善者則一陰一陽之道也為主持之而不任其情為分劑之而不極其才乃可以相安相安而罷其疑於是乎隨所動而皆協於善雖然陰陽之外无物則陰陽之外无道堅輟明暗求於賅而存焉其情不可矯其才不可易也則萬殊仍乎時變而必有其相為分背者矣往者一時來者時同往來者一時異往異來者一時時變而道皆常變而不失其常而後大常貞終古以協於一小變而輸於所委大變而反於所衝性麗時以行道時因保道以成性皆備其備以各實以實豈必其始之有殊心終之无合理而後成乎相反哉故純者相峙雜者相運聽道之運行不滯者以各極其致而不憂其終相背而不相通是以君子樂觀其反也雜統於純而純非專一也積雜共處而不憂如水穀燥潤之交養其生生固純矣變不失常而常非和會也隨變屢遷而合德如温暑涼寒之交成乎歲歲有常矣雜因純起即雜以成

純變合常全奉常以處變則相反而固會其通无不可見之天心无不可合之道符也是以乾為剛積初則潛而不飛坤用柔成二則直而不括比逢樂世後夫抱戚於无號師蹈憂危長子詣心於三錫未濟男窮君子之暉有吉夫剛道長獨行之温若濡即此以推反者有不反者存而非極重難回以孤行於一選矣反者疑乎其不相均也疑乎其不相濟也不相濟則難乎其一揆不相均則難乎其兩行其惟君子乎知其源同之无殊流聲叶之有聲鶴也故樂觀而利用之以起主持分劑之大用是以有天地之化而无慙備萬物之誠而自樂下此者驚於相反而无所不疑道之所以違性之所以缺其委滋矣規於一致之味於兩行者庸人也乘乎兩行而執為一致者妄人也夫君子盡性不安於小成因時不微其極感性无小成剛柔之嚮背而同體時不微感憂樂之往來而適用故道大无私而性自不亂其不然者一用其剛一用其柔且有一焉不剛不柔以中剛柔而尸為妙一見為憂一見為樂且有一焉不憂不樂以避憂樂而偷其安則異端以為緣督之經小人以為詭隨之術矣異端者小人之捷徑也有莊周之寓庸斯有胡廣之中庸有莊周之至樂斯有馮道之長樂曰盛一時也衰一時也盛德必因於盛時涼時聊安於德古入之道可及而吾心之守亦可反也吾自有所保以怙成於一德而他美恤哉怙成於消而迷其嚴光際光武而用蠱怙成於往而迷其來許衡素夷狄而用隨其尤者譙周嘗國而自鳴其愛主可云既濟之定張和昌篡位而均託於從權且於大過之顛匡之以大則云吾循其一一致責之以正則云吾善其兩行始以私利為說行繼以猖狂為邪說如近世李贄之流導天下以絕滅彞性遂致□□失其貞明□□毀其貞勝豈不痛於天之生斯人也道以為用一陰一陽以為體其用不滯其體不偏嚮背之間相錯者皆備也往來之際相綜皆實也迹若相詭性善在而非善勢若相左變矣往而非時以生以死以榮以賤以今以古以治以亂无不可見之天心无不可合之道符是故神農虞夏世忽但而留於孤竹之心周禮周官道已墜而存於東魯之席亦奚至驚心於險阻以賊道於貞常也哉是以君子樂觀其雜以學易廣矣大矣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充天地之位皆我性也試天地之化皆我時也是故歷憂患而不窮處生死而亂故人極立而道術正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贊易以俟後之君子豈有妄哉豈有妄哉

